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嘉興魯訔編次

建安蔡夢弼會箋

開元間留東都所作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山名禹貢在河東之西界章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魯訔謂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釋氏要覽引釋名寺嗣也謂治事相嗣續故天子有九寺焉後漢孝明帝永平十年丁卯佛法初至有印土二僧摩騰法蘭以白馬馱經像居洛陽勑於鴻臚寺安置二十一年戊辰勑於雍門外別置寺以白馬為名謂僧居為寺自此始也隋大業中改天下寺為道場

已從招提遊

高僧傳天竺國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鬪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訛以拓為招又省去鬪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僧是也又僧史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為招提之號至唐復為寺夢弼謂以此考之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

一也**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虛一作靈籟音賴簫也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以其背陽故爲重陰冱寒之地風聲爲天籟水聲爲地籟笙竽爲人籟靈籟卽風也靈者善也如雨曰靈雨也莊子齊物篇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謝莊月賦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月林散清影**萬物之影無如月影最清謂之金波取其清也古人云人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此言奉先寺之風聲月影皆佳致也**天闕象緯逼**天闕指龍門也王荊公改天闕作天閱蔡興宗考異作天闚以余觀之皆非是乃臆說也按洛陽記闕塞山在河南縣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晉趙鞅納王使汝寬守闕塞杜預注洛西南闕口也俗名龍門今河南府京一百八十里有龍山卽禹所鑿三秦記魚鼈上之卽爲龍否則點額而還兩山對峙如門然故名龍門龍門者乃天闕門也天有九闕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甫宿於招提最高之處則身近天闕勢逼於象緯矣庾肩吾禹廟詩侵雲似天闕**雲臥衣裳冷**山高則多雲霧夜宿此寺如臥於雲霧之中而衣裳皆冷潤也鮑昭升天行詩風餐香松栢雲臥恣天行**欲覺聞晨鐘**覺居效切寤也**令人發深省**省悉井切悟也釋氏有聲聞緣覺耳有所聞而悟未若心解之爲上也其悟道則一也如香岩和尚一日掃庵尾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又如道吾聞巫吹角瞥地大省此得乎聲聞而有所覺者也甫言睡覺忽聞晨鐘令人深有省悟其亦香岩道吾之儔得於聲聞緣覺者耶

贈李白

李白將爲梁宋之遊故甫作此篇贈之

二年客東都東都洛陽也所歷厭機巧東都自經安祿山史思明再陷之後民物貧窮故機巧趍利風俗薄惡甫二年客居于此覩兹機巧之俗甚厭惡之傷昔日之不然也詩魏葛屨其民機巧趍利野人對羶腥野人甫自稱也謂兵戈之後東都居民肝腦塗地風揚羶腥之氣也蔬食常不飽謂物之踊貴也

趙子櫟曰此意似雖日見羶腥之物而其食猶未厭乎藜藿所以對之而增愧則甫之貧困可見矣豈無青精飯下圖曰青或作菁一作𥺌一作飢一作粹按陶隱居登眞隱訣青飢飯東海小童方也又云太極眞人青精乾石飢飯法方授王褒訓音迅注云飢之言餐也謂以酒蜜藥草葷饕浸而暴之內外諸書並无此字惟施於今飯之名耳又云以南燭草木煑汁漬米爲之彭祖云大究有青精先生清靈眞人注曰南燭冬不凋春色味珍好亦爲青精也又登眞隱訣圓散十法中五月十一日精石飯注云上仙靈方服之令人童顏又登眞隱訣神仙王君青飢飯方云此飯用白米一斛五斗得稻有青衣者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越青龍稻米是也青米理疏而受氣故當用之取南燭草木葉五斤煑汁漬米炊即涵之令飯作紺青色服二合塡胃補髓殺三虫神仙食之南燭草木樹木而葉似草一名侯菜一名草木之王神仙傳李抱祖有岷山山人授青精飢飯方又伯高常服青飢飯隱處方臺眞誥霍山有道士鄧伯元授青精飯法能冥中夜書又云故服飢石春草生此物易尋謝任伯云世俗無飢字郭忠恕佩觿云跡申州水名飢爲飯名陸龜蒙用青精飯對白祕表皮日休詩亦有半月始齋青飢飯移時空映白檀香之句飢內外諸書並無此字今讀依迅李林新編云注此詩者曰

梁安成康王秀傳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青蘘惟日不足或葭墻艾席樂在其中按青蘘爲蘘謂之青蘘字書青蔓青也書所謂菁茅禮所謂菁葅即此物也甫用書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眞訣有乾石菁精䭀飯䭀音迅謂餐也其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瑿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甫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爲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以菁蘘爲青精則誤甚矣夢弼謂青精乃神仙之所服食有黃精有青精色黃者爲黃精色青者爲青精亦若天黃地黃人黃也本是一種根浮于上者爲天黃沉于地者爲地黃生于中者爲人黃青精食之既久能益人顏色長年却老也

使我顏色好 莊子大宗師篇許由曰盲者無以與乎顏色之好

苦乏大藥資 下圓曰大一作買葛仙翁語弟子張恭云吾不得治作大藥今當尸解去又丹書抱陽山人藥謐曰夫大藥者須鍊沙中汞能取鉛裏金黃金爲根帶水火鍊功深又云鉛爲還丹之祖作大藥之基張道陵得黃帝九鼎法用藥皆鑿貴錢帛家素貧乃不就陶隱居以神丹可成常若無藥白樂天詩恨無大藥駐朱顏

山林迹如掃 藥有大有小仙亦有小大也有天仙有地仙藥有丹砂黃金爲藥之上者故云大藥甫旣客居東都無大藥之資將隱于山林求青精食之亦可以駐顏色奈何山林之跡如掃謂兵火之後絕無人煙蓋嘆東都之不可居也

李侯金閨彥 李侯指白也金閨金馬門也彥美士也漢時凡待詔必於金馬門白嘗供奉翰林故云金閨彥也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

脫身事幽討

幽討謂窮討幽趣也唐書白傳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求還山帝賜金帶放還或謂白就從祖陳留採訪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是也

亦有梁宋遊 有一作在梁古大梁今東京汴州也宋古杞國今南京應天府也白時得還与甫同在洛將適梁宋也後在梁亦与甫同遊故集有遣懷詩曰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与高李輩論交入酒壚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又昔遊詩曰昔者与高李晚登單父臺李白集有梁園醉歌曰我浮黃河去京闕掛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閒唐書李白傳白与高適同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是也

方期拾瑤草 梁地有香爐峯神仙所居之迹瑤草乃珊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服餌時白擺脫翰林之職將以窮討幽趣故爲梁宋之遊拾瑤草以服食蓋白之爲人放蕩不樂仕宦有意於神仙後以入水捉月或者以爲尸解也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爲瑤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兎絲服者媚於人江淹登香爐峯詩瑤草正翕絶注瑤草玉芝也

齊趙梁宋之間所作

望嶽

岱宗夫如何 夫如字語辭也按諸本皆作夫獨師古本李作天謂岱宗天猶云楚天之類也岱宗岱山也今屬兗州升中告岱于此是山爲五嶽之長也

齊魯青未了 泰山東跨齊魯二國之境眺望其山之青已窮齊魯而其山猶

未窮故云造化鍾神秀造化謂天地也鍾聚也言天地鍾聚神秀之氣于此山也晉孫綽天台賦序天台者山岳之神秀也陰陽割昏曉陰陽謂日月也割者分也言泰山之高大日月出沒相隱避迭為昏曉也盪胷生曾雲盪他浪切滌也曾通作層積也言山之高雲勢積疊而起須臾遍太虛而為雨以其有功于民故祀之雲生于山人登山故雲氣湯盪其胷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張衡南都賦淯水蕩其胷公亦借用之決眥入歸鳥眥前智切目睫也言山之高觀望之遠目眥決裂入于飛鳥之歸處司馬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公亦借用之也會當臨絕頂一覽衆山小登臨山之絕頂俯視衆山其培塿吠衆山知尊乎泰岳衆流知宗乎滄海當安史之亂僭稱尊號天子蒙塵其朝宗之義為如何甫望岳之作末章之意固知安史之徒乃培塿之細者又何足以上抗巖巖之大者哉孟子盡心上篇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揚子孝行篇升東嶽而知衆山之迤邐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兗州漢之東郡也公父閑嘗為兗州司馬公時省侍之故云趨庭是時張玠客居兗州有分好玠子乃建封也論語鯉趨而過庭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海岱青徐与兗相接書禹貢海岱維青州又海岱及淮維徐州孤嶂秦碑在史記秦本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

山与諸生刻石頌德李斯作文

荒城魯殿餘（王文考靈光殿賦序恭王餘之所立遭漢中微未央及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殿巋然獨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躊直由切躇直魚切躊躇猶豫也甫感時亂文風不振是以懷古臨眺之際躊躇而不能去矣）

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東嶽泰山也公羊傳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震雷飜幕燕（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驟雨落河魚（河一作溪）座對賢人酒（魏志徐邈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怒甚將軍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謹偶醉言耳）門聽長者車（聽他經切聆也長者車指許主簿也前漢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相邀愧泥濘（濘乃定切淖也）騎馬到堦除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纂要天地曰二儀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坼遥連
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
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黿鼉力謂無是物
以爲橋梁也汲冢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叱黿鼉以爲橋
梁又王子年拾遺記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黿鼉以爲橋梁
空瞻烏鵲毛淮南子列傳烏鵲填河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
蚌滿近郭蛟螭乘九皐徐關深水府徐關今齊州爲水所浸盡成水府也
碣石小秋毫碣石乃冀州海畔之山爲水所沒其細如秋毫也白屋留孤樹白屋已漂
矣惟孤樹存焉青天矢萬艘天或作雲艘蘇曹切艘船之總名言江天泛漲船行之速也吾衰同
泛梗梗古杏切木名利涉想蟠桃蟠桃正在齊地東海度索山故因水漲可以利涉望之也山海經東
海有山名度索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賴倚天涯釣賴倚一作倚卻猶能掣巨鼇
掣天列切挽也甫以掣鼇比戢司之大手必能治水河邑之所恃賴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
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命禺彊使巨鼇举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万歲五山始

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 謝宣城詩江月清無底 蕭然淨客心 掾曹乘逸興 鞍馬去相尋 一作鞍馬到荒林 能吏逢聯璧 晉潘岳字安仁少号奇童夏侯湛字孝若幼美容觀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 華筵直一金 晚來橫吹好 吹尺偽切壺也古今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俗用者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尝揚望行人十曲也 泓下亦龍吟 一作樽酒豆如此人生復至今白頭逢晚歲相顧一悲吟說文吟鳥也宏切下深皃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声相似

巳上人茅齋 或曰僧齊己也善吟詩知名於唐

巳公茅屋下 秋興賦序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 可以賦新詩 枕簟入林僻 茶瓜留客遲 江蓮搖白羽 江或作紅白羽謂扇也南史張融弱冠知名道士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王彥輔云釋書撈伽經贊曰善禪師折蓮為羽名曰羽蓮 天棘蔓青絲 天一作夭蔓一

一作夢或作弄皆非也天棘即天門冬、也博物志抱朴子皆言天門冬、一名顛棘蓋顛天声相近也葉又甜似青絲而僧居多種之本草圖經天門冬春生藤蔓大如釵股高丈餘葉如茴香極尖細而踈滑有逆刺亦有滑而無刺者其葉如絲形而細散皆為天門冬以此考之則天棘誠天門冬也明矣或謂梵語以柳為天棘僞言耳蓋欲人无所稽考也

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支遁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甫蓋言我空忝為許詢之流而難酬對支遁所以美已上人也世說支遁許詢諸人共在會稽王斎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座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甫美白善五言詩有如陰鏗也陳書阮卓傳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余亦東蒙客東蒙山名甫時寓兖時也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此暗用事也後漢姜肱與弟仲海李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晉祖逖劉琨情好綢繆共被而寢携手月同行月或作日詩衛国風携手同行更想幽音處還尋北郭生北郭生指范十隱居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言无塵俗氣也落景聞寒杵落景謂斜陽也江淹雜体詩徘徊踐落景屯雲對古城廣雅屯聚也向來吟橘

頌 楚詞屈原九章橘頌后皇佳植橘徠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揉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迁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謹終不失過兮秉德无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与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惟欲討蓴羹 蓴音純水菜也甫咀味橘頌之作雖張翰蓴羹之美不足思也晉張翰傳翰在齊王冏府冏時執權翰畏禍及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神農本草草部蓴生水中葉似鳧葵春夏細長肥滑三月至八月為絲蓴九月至十一月為豬蓴

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甫無簪笏之願而欲寄情江海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 宛於袁切漢武紀太初四年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鋒稜瘦骨成 庾曾作秀調馬以神氣清勁不在多肉也

竹批雙耳峻 批匹迷切擊也後魏賈思勰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魯國黃伯仁龍馬頌雙耳如削筒

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 空闊謂遠也

真堪託死生 漢劉備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死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躍三丈遂得過又晉刘叔

之為慕容垂所逼遂策馬跳五丈澗而脫此皆所謂堪託死生也驍騰有如此顏延年赭白馬賦品藝驍騰萬里可橫行

畫鷹

素練風霜起風一作如蒼鷹畫作殊作摵名切又側茴切造也攫身思狡兎攫與㩴同攫也晉孫楚鷹賦攫狡兎於平原側目似愁胡鷹產於代北出於胡地愁胡謂思胡地也孫楚鷹賦深目蛾眉狀似愁胡隋魏彥深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絛鏇光堪摘絛他刀切編絲繩也鏇辭戀切圓轉軸也言畫之絛鏇光悅而可摘取也軒楹勢可呼言畫之勢可呼以彈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暫如臨邑至䳺山湖亭

魯書曰䳺玉篇助麥切鄭卬謂䳺當作厝資昔切

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跳徒聊切躍也暫遊阻詞伯詞伯謂詞人之長指李員外也却望懷青關青關地名李員

外之所居也

鷫鸘生雲霧唯應促駕還謂天將雨故督車馬速歸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北海郡唐之青州也歷下亭在齊州唐之濟南郡也唐書李邕傳開元二十三年邕起爲括州刺史而後云上計京師以讒嫉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杜田云齊州使園今猶有亭子時邕爲青州刺史甫陪宴于歷下故作是詩也

東藩駐皁蓋青齊皆山東之国故称東藩今之太守即古之諸侯爲王藩屏者也駐皁蓋謂留治于此郡也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皆皁盖朱兩轓北渚凌清河北渚即北海郡清河乃濟河郡北渚与清河盖相近也海右此亭古右一作内海在東而州在西故謂之海右亭古言作之之久也濟南名士多齊州唐爲濟南郡名士即詩題所謂邑人蹇處士等是也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脩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緼眞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謂此亭韜藏眞趣俗士莫知惟賢者遇此非常欣愜奈何興未闌而賓筵將散日已西頹故嘆也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重儲用切再也貴指言李邕賤甫自謂也貴賤雖殊其爲事物所役則一人生

天地間芳形射疲精神徵會時少怨別時多恐此一會罷難与公再儻過此甫所悵惜也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北海太守李邕序唐李邕傳邕天宝初為汲郡太守時李之芳自尚書員外郎出為齊州司馬作此亭歷下按此亭乃之芳所創是詩乃邕為之芳而作也

吾宗固神秀吾宗指員外之芳也體物寫謀良美吾宗人稟神秀之氣能体物景寫其謀謨創建此亭頗有長過人之智也陸機文賦躰物而劉亮形制開古跡舊有此亭而之芳因澈而新之甫有詩云海右此亭古是也曾冰延樂方曾与層同積也重也延一作在謂重陰冱寒之氣排煩暑樂情思可以歡引歡笑此其術也方乃術也神異經北方有曾冰万里厚百丈謝靈運詩我我曾冰食曹植鬭雞詩主人寂無為衆賓進樂方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按地理志此古城枕太山之麓極為雄壯又襟帶濟水巨壑即溪溪壑之接濟水者是也水氣在天為雲雲莊即雲氣也聚如莊然莊者也聚之義眇言襟帶之遠也高興泊煩促謂陰凉之氣爽人也張茂先荅何邵詩煩促每有餘永懷清典常言之芳以常道化民風俗肅清人懷

其惠永永不忘也詩維以不永懷易既有典常含弘知四大含弘者謂古城廣遠無所不包足見其有四大之制易坤卦含弘光大老子二十五章域中有四大出入見三光大山高大日月星辰迭為隱見一出一入皆憑高可以望而見之漢班孟堅典引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負郭喜粳稻粳柯彭切粳稻屬稻稌也安時

歌吉祥穀者民之司命太守民之師帥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觀負郭粳稻之稌是知為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從而歌之也莊子大宗師篇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処順哀樂不能入也又人間世篇吉祥止止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太守李邕也員外李之芳也是時乃邕唱之於前而甫和之於後也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清湖指鵲湖也今齊州廨舍中大池是也水北曰陰按地理志亭居鵲湖之北故云或隱或見於清湖之陰者言昏明異候也句如謝惠連詩行雲星隱見是也跡籍臺觀舊觀古玩切諦視也此亭乃圖籍所載後斉築作臺觀遺跡猶存今之芳因其舊跡敞以新亭也氣溟海嶽深謂此城憑太岳襟帶滄海海嶽之氣溟濛然而深邃矣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堞徒協切城上垣也之芳蹴鵲湖種圓荷修飾堆堞至今人感思之如召公聽訟甘棠之下後世思之而不忘以為勿翦勿伐也芳宴此

時具具今作俱謂賓客畢集于此也謝朓曲水宴詩嘉樂具矣芳宴在斯哀絲千古心（絲一作絃哀絲）謂琴瑟之音哀怨也歷下之城廢興非一代覩今感昔哀樂之情一寫之琴瑟而已礼記絲声哀主稱壽尊客稱舉也言主人重客故舉觴爲壽曹植詩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筵秩宴北林謂北亭居鵲湖之北林木森爽筵設於此尊卑之位秩秩然有次序也詩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不阻蓬蓽興得兼梁甫吟蓬窓蓽戶甫自言貧賤之居昔諸葛亮常作梁甫吟梁甫吟皆山東之音也凡人思鄉各爲本土之音杜甫西人也今客山東宜無思鄉之情然對食當歌必有所感傷意謂家不阻限東西其興然如之何猶得兼爲梁甫之吟不亦善乎三齊略記載諸葛亮梁甫吟曰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借問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余按晏子春秋曰景公畜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人見晏子不起晏子見景公請去之乃使人餽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一搏特猏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行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二子恥功不及而自殺古冶子亦自殺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任城屬兖州）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麥熟經時雨蒲黃八月天晨朝看白露（月令仲秋之月白露降）遥想舊青氊（想一作憶 趙詩九月授衣故公因白露降想青氊而思故鄉也晉王獻之夜臥齋中有偷入室盜物都尽獻之徐曰青氊我家舊物可尽置之羣盜驚走）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謂蕭何也）梁日帝王孫（謂蕭衍也）蘊藉為郎久（東觀漢記桓榮桓恭有蘊藉）魁梧秉哲尊（周勃傳魁梧奇偉書酒誥經德秉哲）詞華傾後輩（傾倒也使後輩見之皆傾倒也）風雅藹孤騫（騫虛言切飛翥貌言飛翥無與之比也）宅相榮姻戚（蕭兄乃甫家從姑之子故有宅相之語晉魏舒字元陽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後為尚書郎北史李靈傳邢晏稱其甥李繪曰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又文苑傳王褒字子深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也）兒童惠討論（方兒童時得蕭兄惠以討論之益也）見知真自幼謀拙媿諸昆（言見知於蕭兄已自幼時）

厥後謀拙每媿諸昆甫
與蕭乃姑舅之昆仲也

漂蕩雲天闊言相去
遼遠也沉埋日月奔謂光陰
易失也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甫恨衰老空想古人無由
如伊尹之致君爲堯舜也

中散山陽鍛鍛都玩切小冶也山陽屬兖州晉嵇康爲中散
大夫居山陽康性絶巧而好鍛向秀爲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鍾會造
康康鍛不輟各見本傳

愚公野谷村愚公谷在青州臨淄縣韓
非子昔齊威公逐鹿入谷問父老此爲何谷荅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
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隣以臣爲愚遂名爲愚公谷

寧紆長者轍當時子美在兖青之間自以爲其居僻矣而蕭兄來顧之也或又
謂譏蕭兄之不來訪我也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
車轍

歸老任乾坤言無求
於人也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按唐書之問弟之悌之遜爲連州參
軍不言爲執金吾宋之問集有溫泉莊卧病詩多病卧茲嶺寥寥倦
幽獨賴有嵩丘仙高枕長在目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阿山阿也陽阿乃山之南河南郡
境界薄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陸機洛陽記首陽山東北去二十里
阮公詠懷詩云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枉道祇從入吟詩

許更過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向一作看淹留駐迹之義甫在道求過為之淹留欲問耆老貧外平日之事而貧外亡矣其莊空存對此山河徒寂寞耳更識將軍樹將軍樹美金吾也後漢馮異傳異為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屏樹下軍中号為大樹將軍悲風日暮多復悼金吾之巳死矣周庾信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詩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纖月新月也古樂府兩頭纖纖月初生鮑昭翫月詩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古樂府看書法燭誠看劍引盃長看劍一作說劍一作煎茗因話録徐世長看劍飲酒酒酣弄劍醉不知止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言其聞吳人之詠故有扁舟五湖之趍

右此二篇莫可考姑因次之

雲衢俞成元德校正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

天寳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

玄元皇帝李老君也按唐書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關尹喜宅傍發得之乃致玄元廟於天寳坊親享于新廟是歲又改爲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尊老子大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建紫極宮秋改譙郡紫微宮爲太清宮天寳八年上親謁太清宮冊聖祖玄元皇帝尊号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皆加大聖皇帝字海南志上清宮唐都老子廟也乾封中号玄元皇帝廟開元末廟北別建玄元觀後改曰上清宮宮内有吳道子畫神堯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真容長安志引礼閣新儀曰開元二十九年始詔兩京及諸州各致玄元皇帝廟一所天寶元年九月改廟爲宮二年西京改爲太清宮東都爲太微宮此詩當在天寶以前作也

配極玄都閟 配匹也極謂北極也閟閉也以廟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冊靈乃仙眞之所也故用玄都以名号廟

憑高禁籞長 高一作虛一作空廣書音義禁苑之籞折竹以懸縄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

守祧

嚴具禮周礼分官守祧注遠廟曰祧廷主之所藏也守祧掌守先王之廟祧故監廟謂之守祧掌節鎮

非常節符節也掌所賜之符節以鎮重其廟也地官掌節注節猶信也碧瓦初寒外碧瓦以琉璃爲尾也初寒指冬日也金莖一氣旁金莖謂仙掌承露也一氣謂元氣也郊祀志漢武作柏梁臺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也山河扶繡户言繪畫之麗也鮑昭行路難文窗繡户垂羅幕日月近雕梁言棟宇之高也仙李盤根大李指李氏也元妙內篇經曰老君託從李母生李母先姓老君指李木曰此爲我姓本行經曰太上道君既託洪氏之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太極左仙公葛玄曰託神李母生即皓然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爲周師至无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關神仙傳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国苦縣人也又任昉述異記中山有綠李大如拳呼仙李唐太宗採得李詩曰盤根植瀛海交幹橫倚天舒華光四海卷葉映三川猗蘭

奕葉光趙子櫟曰此以紀玄元之盛美老子之生指李木爲姓唐室以老子爲聖祖則自老子盤根而來至唐又如猗蘭之猗二景爲累世有光也○或曰郭子橫洞冥記漢武未生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崇芳之閣帝覺而至於閣上見赤氣如雲霞來蔽戶牖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殿世家遺舊史遺一作隨司馬遷作史記有老子傳道

德付今王封氏聞見記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老子道德經令文學者習之畫手看前輩吳

生遠擅場名畫記吳道子陽翟人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李書於長史賀知章學書不成因攻畫曾事逍遙公韋嗣立爲小吏因寫蜀道山水之躰自爲一家書迹似薛少保亦甚便利初任兖州瑕丘縣明皇召入禁中改名道元因授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張僧繇後身也張衡東京賦秦政利觜終得擅場 森羅移地軸博物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元幽都二十餘万里地下有四柱廣十万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妙絕動宮牆

五聖聯龍衮聯晉作連劇談錄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臺殿高敞下瞰伊洛仙遊塑之像皆開元楊惠之所制奇巧精嚴壁有五聖眞容及老子化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无比也 千官列鴈行列一作引朱景元畫斷吳生畫東都玄元廟五聖千官宮殿冠冕勢傾雲霄心奪造化居神品之上也 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 翠栢深留景言栢葉歲寒不彫也 紅梨迥得霜言梨葉得霜而紅也

風箏吹玉柱言風揚奏樂之韵也柳渾七夕詩清露下羅衣秋風吹玉柱 露井凍銀床銀床井欄也晉樂志淮南王篇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 身退早周室史記本傳老子周守藏史見周之衰遂去列仙傳李耳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轉爲守藏史周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迎之乃使著道德經 經傳拱漢皇河上公注老子後序漢文時河上公結草庵于河濱常讀老子文帝駕往詣之問老子書以不臣公

民謂在盧空中帝即稽首礼謝公即授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曰余注是經千七百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谷神如不死**谷所以藏物谷神猶云藏神也老子六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養拙更何鄉**鄉一作方何鄉謂无所止猶云無何有之鄉

龍門

韋述東都記龍門号双闕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謂驛道兩傍之木也河南志龍門驛在河南縣南一十八里**氣色皇居近**皇居謂洛京也**金銀佛寺開**龍門山上有奉先寺佛地有金色世界銀色世界也**往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水陳作陸**相閱征途上**閱視也**生涯盡幾迴**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

兵車行

王深父曰雄武之君喜馳中國之衆以開邊服遠為烈而不寤其事乃先王之罪人耳此詩盡託於民以刺玄宗也論語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師古曰律詩拘於聲律古詩拘於句語以是辭不能達夫謂之行者達其辭而已如古文而有韻耳自陳子昂一变江左之体而歌行暴于世行者辭之遺无所留礙雲行水行曲折容洩不為声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語中得增辭語耳此行為唐元宗作元宗承大宗求

斗二錢之後國家豐富後心一動遂貪邊功初用張九齡爲相開元中號爲賢君其後罷九齡用李林甫楊國忠之徒從事吐蕃乞唐之出吐蕃爲患者玄宗實開其釁而已

車轔轔 轔離珍切轔轔衆車声也詩秦國風有車轔轔 馬蕭蕭 詩車攻篇蕭蕭馬鳴 行人弓箭各在腰 行人謂行役之人也 耶娘妻子走相送 古樂府云不聞耶娘喚女声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又木蘭辞旦辞耶娘去暮宿黃河邊 塵埃不見咸陽橋 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兵行塵埃坌起故橋爲之不見也 下園曰秦献公元年城櫟陽徙都之在今萬年是也又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徙都之韋昭云秦所都武帝更名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也在渭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名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嵕諸山之南故曰咸陽 牽衣頓足攔道哭 古東門行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前漢楊惲報孫會宗書頓足起舞 哭聲直上干雲霄 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點行者漢書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元宗數出兵故點行之法頻也豈知成周之制用民不過三日者乎 或從十五北防河 防河謂築堤備河水之泛決也 至四十西營田 營田謂如漢趙充國屯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於農之意也 去時里正

與裹頭里正即今保正蜀乱兵戈不止東川成用老弱俱戰士又括鄉里小小為之里正與裹頭擐甲歸來頭
白還戍邊還一作猶古者及丁方裹頭少年裹頭行役又歸來頭已白還又戍邊疆盡言役使無已也鮑昭東武吟少壯
辭家去窮老還入門邊庭流血成海水書武成篇血流標杵賈誼過秦論伏尸百万流血漂鹵武
皇開邊意未已嚴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君不聞漢家山東二
百州杜田云唐十道志有河北無山東今京東諸郡唐皆屬河南甫詩所謂山東者太行山之東謂河北也唐始都長安故以
河北為山東甫意託武皇以刺玄宗也是時楊國忠專權弓安祿山為將須漢陽突騎生事邊功于四夷其後反叛山東二百州皆陷于
賊無復唐有元宗殊不悔悟豈不若武帝開邊不知止乎千村萬落生荊杞廣雅杞落居也阮嗣宗詩堂上生
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丈夫出征雖婦人代把犁鋤奈
疆場不修禾生隴畝不成倫理故曰無東西也詩云衡從其畝謂一從一衡各有東西之辨傷今不然也況復秦兵
耐苦戰耐奴登切又奴代切字通作能善也謂秦人勇於攻戰也被驅不異犬與雞長
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一作役夫心益憤且如今年冬未休關
西卒關一作隴一作如今縱得休還為隴西卒關西指函谷關以西祿山連結吐番入寇屯戍不得休息也縣官

一云急索一作縣官急索租者非也索色責切取也霍光傳縣官天子也宣元六王傳不敢指斥天子故謂之縣官租稅從何出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其緜官索租甚急欲給關西之卒民戶消耗無所從出况耕夫出征田萊多荒將何以供其求乎信知生男惡惡一作兒楊泉物理論秦始皇起驪山之冢又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謹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骸骨相支柱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得一作是比音鼻近也詩小雅洽比其隣婚姻孔云生男埋沒隨百草生男人之所喜生女人之所賤此常理也今以生男為惡生女為好盖男兒充丁驅之戰埋沒草野曾不如生女尚得嫁比隣或時相見此皆有所感激而為是言也君不見青海頭按時有事於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立功處也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四十里唐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郭元振傳青海吐渾密邇蘭鄯古來白骨無人收公言白骨者盖託之以興也左氏傳吾收尓骨焉蔡文姬詩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魏王粲七哀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新鬼煩寃舊鬼哭左文公二年傳新鬼大故鬼小後漢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声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乃收葬之風賦悖鬱煩寃琴賦拂帽煩寃天陰雨濕聲啾啾聲一作悲青海畢迫近吐蕃此邊地郡也昔文王殯

枯骨當世歸其仁今元宗婁與吐蕃戰于青海兵敗者不復收葬使新舊之鬼或冤或哭無所依歸文王之仁為如何哉鬼神依人而行有所主則有所歸故不為病葬者藏也謂鬼神依藏于此鬼以新舊言之則知戰鬪相仍死者相繼也楚詞山鬼篇猨啾啾兮又夜鳴雷填填兮雨冥冥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謂歲除夜也詩唐國風今夕何夕）更長燭明不可孤（言夜永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言長安旅中少兒且無一事聆也）相與博塞為歡娛（博塞一作賭博塞先代切字注作簺行棊相塞謂為行棊猶賢乎已也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棊古者烏曹作博說死塞行棊相賽謂之塞也前漢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謂博十二後漢梁冀能上六博注弈辭曰琨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白刻為二畫者謂之黑一邊不畫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格五者鮑玄塞經曰塞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憑陵大叫呼五白（五白即今之骰子也左傳馮陵敝邑石苞与孫皓書馮陵險遠亟原招魂曰琨蔽象棊有六簿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李良注琨蔽玉箸也五白博齒也梟勝也牟倍勝也謂倍勝而呼股子數也）袒跣不肯成梟盧（盧一作牟梟盧即今之博采也如今之博采有措有豹是也縱代謂槐王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

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石季龍伐凉凉咸公重華用謝艾為將軍夜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克敵之兆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樗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万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声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慕容宝与韓黄李根等樗蒱誓之曰世云樗蒱有神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尽盧宝跳大叫**英雄有時亦如此**如劉毅慕容宝等皆一時英雄猶如此蒱博則

邂逅豈即非良圖今夕邂逅相遇未必非良圖所謂良圖則毅裕以卜成事矣以卜富貴也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儋与擔同儋石言一儋一石也儲无儋石家至貧也刘毅家无儋石一擲百万其志已見於布衣窮時後来大事无不如志由此推之人之志量其可已邪甫貧賤中亩有大志觀自言致君堯舜上其志可見又云此意竟蕭條奈何時命不利此所以有喻乎祖跣不肯成梟盧也南史桓玄聞刘毅起兵曰毅家无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万共奉大事何謂无成前漢蒯通傳守儋石之儲者闕卿相之位楊雄家无儋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甖為儋石受二斛晉均曰石斗石也明帝紀家無儋石之儲注前漢書音義曰儋丁濫切言一斗之儲方言作儋云甖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儋郭景純注曰所謂家无儋石之儲者也埤雅曰大甖也字或作甔音丁甘切說文負荷也後漢宣秉无儋石之儲注今江淮人謂一石為一儋儋音丁濫切

春日憶李白

下圜曰李太白才逸氣豪與陳拾遺齊名其論詩云梁陳已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声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陳李二集律詩全少又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束於声律俳優哉故戲公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

白也詩無敵 敵一作數 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 庾信本集序開府司宗庾信字子山幼而清敏至春秋六十七齒垂耆宿文更新奇又云庾信為車騎將軍開府 俊逸鮑參軍 沈約宋書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不然也又云昭為臨海王參軍雪浪齋記云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公詩有是句蓋有譏也 渭北春天樹 謂北甫所居也 江東日暮雲 江東白之所居也 何時一罇酒 沈約詩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傾孟浩然亦云何時一盃酒重與李膺傾 重與細論文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嶔岑

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輿之所至而作是詩 一无數字

一簣功盈尺 簣土籠也書旅獒功虧一簣 三峯意出群望中疑在野幽㔩欲生雲慈竹春陰覆 陸璣草木疏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謂之孝竹沭異記漢章帝二年子母竹笋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群臣作孝竹頌即南中子母竹也 香爐曉勢分 即詩序云承諸焚香姿毛髭是也 維南將獻壽 詩天保如南山之壽 佳氣日氤氳 易係辭曰天地氤氳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丁中耕切伐木声也詩小雅伐木丁丁梁王籍入若耶溪詩鳥鳴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 甫言冒雪以訪張氏也 石門斜日到林丘 言張氏所居幽遠也謝惠連詩落雪灑林丘 不貪夜識金銀氣 公言以不貪故夜識其氣象也史記天官書大水處敗軍場破国之墟下有積錢金宝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地鏡圖黄金之氣千万斤以上光大如鏡盤也 遠害朝看麋鹿遊 遠于願切離也公言張氏全身遠害於此与麋鹿同遊也 乘興杳然迷

出處甫言不以出處介意也對君疑是泛虛舟虛舟以喻虛己以遊世也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

之子時相見之子指張氏也詩王風彼其之子美之是也邀人晚興留霽潭鱣發發霽一作濟鱣諸延切魚名發比末切發發魚掉尾盛貌詩衛風鱣鮪發發春草鹿呦呦鹿食草則呦呦而求喫喻張氏之相招也詩小雅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杜酒偏勞勸魏武樂府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張梨不外求言宴飲唯園果而已意勸不必豐美其物也廣志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海內唯一樹潘安仁閑居賦張公大谷之梨前村山路險古詩山路亦何險歸醉每無愁謂盜賊之險可憂路險宜無愁也

鄭駙馬宴洞中唐書肅宗代國公主名華字華婉下嫁鄭万鈞明皇臨晉公主皇甫淑妃生下嫁鄭潛曜潛曜有孝行廣文博士鄭虔之姪公集有鄭駙馬池臺喜過鄭廣文同飲詩數云駙馬潛曜公又有皇甫淑妃神道碑公時白衣天寶十載始上三大礼賦起家率府

主家陰洞細煙霧主家謂公主之家也留客夏簟青琅玕琅玕石之似玉者此謂簟之色有如琅玕之青也山海經崑崙山有琅玕樹其子似珠本草琅玕有數種是琉璃之類大齊宝也琅玕五色青者為勝出嶲州

以西爲白玉出國中及于闐國爾雅西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

春酒盃濃琥珀薄 琥珀玉屬此言以琥珀爲盃也前漢罽賓國出珊瑚虎魄璧琉璃琅玕

冰漿椀碧瑪瑙寒 瑪音馬瑙乃老切玉屬比言以碼瑙爲椀也甫有渴病故喜有冰漿也魏文帝碼瑙勒賦序碼瑙出日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因以名陸機苦寒行渴飲堅冰漿

悞疑茅屋過江麗 茅屋一作茅堂

巳入風磴霾雲端 磴丁鄧切磴道也言其石磴之高也梁冀大起第舍飛梁石陵跨水道文選鮑明遠詩既類風磴復象天井

自是秦樓壓鄭谷 王彥輔曰谷口斥駙馬第也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日教弄玉吹簫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皇聲鳳皇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隨鳳皇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雍宮中時有簫聲焉書漢有谷口鄭子真修身自保王鳳以礼聘子真子真不詘而終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字子真其字也

時聞雜佩聲珊珊 指公主之環佩也

李監宅 洪本作李鹽鐵趙傁曰按雜錄李令問開元中爲秘書監好服飲玩饌以奢聞於天下其炙驢鬐鵝之屬慘毒取味今詩有異味重之句乃令問乎

尚覺王孫貴 王孫謂王者之孫亦相尊敬之稱韓信傳吾哀王孫

豪家意頗濃屏開

金孔雀 前漢蜀賓國出孔雀鄴中記石季倫作金銀鈕屈膝屏風隋長孫晟寶毅寧畫一孔雀於屏間以擇壻令射中目者爲壻

褥隱繡芙蓉 褥而蜀切氊褥也謂褥刺繡文爲荷花也崔顥盧姬篇魏王綺樓十二重水精簾傳繡芙蓉

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 搜神記謝紀饗客盤水朱符投之有一雙鯉魚躍出即命作膾一座皆遍異味

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 魏志黃尚爲司徒與司徒李元礼俱娶太尉桓叔元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楚國先賢傳孫雋字文英與李元礼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或以董逵子儁字文英二說不同今並載之

又 新添

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迴

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少力學隱徂徠山永王璘稱兵江淮以從事辟之巢父側身潛遁璘敗知名後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德宗幸奉天迁給事中御史大夫使李懷光於河中遇害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

居徂徠山號竹林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

巢父掉頭不肯住莊子在宥篇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也東將入海隨煙霧巢父與李白友善李白時在江東巢父欲尋之問李神仙之術遂以病辭朝廷而將過江東故也詩卷長留天地間詩一作書留一作搆釣竿欲拂珊瑚樹珊瑚似玉有五色青者可入藥爲上生海底漁人常以網掛得之巢父亦善屬文賦詩有文集行于世號徂徠集今遊江東以漁釣爲樂故釣竿欲拂珊瑚樹准餘詩集留人間與天地爲長久而已西域傳罽賓國出珊瑚南州志珊瑚出大秦國海中生海底石上本草珊瑚生海底柯枝明潤如紅玉深山大澤龍蛇遠昔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叔虎之母美恐生龍蛇以禍其族巢父弃紀房邑頤養精氣故云龍蛇遠也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傳叔向之母惡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矣杜預注龍蛇喻奇怪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也春寒野陰風景暮一作花繁草亭存曰暮此序執別之時春已暮矣顏延年贈王太常詩庭昏見野陰蓬萊織女迴雲車迴一作來指點虛無是征路一作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虛無謂神仙之境樓臺殿闕皆以化而成巢父此行蓬萊仙人與織女各迴轉雲車以邀之又將指點於神仙之境蓋以素有仙骨何患功不成乎

征路卽所往之路也神仙傳王方平過蔡經家經者小民耳而骨當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告以要言又嚴靑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作炭忽有一人與靑語以一卷素書與靑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汝以此書授汝盛弘之荊州記鵝羊山石皆成鵝羊形云昔有咸少御者年十四五兄令牧羊見一老人謂曰汝有仙骨可相隨去市人報其兄兄至山見少御徒送兄出問羊在否指謂石使令隨兄去

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 一作我欲把決苦留君 富貴何如 世人草頭露 一作我欲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易晞露草頭露言不久日出卽乾人生富貴不能長久譬如草頭之露朝廷重借巢父名鄧郎諸公欲父留之李巢父輕視富貴如草頭露是以謝病告歸也按干寶搜神記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其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

蔡侯靜者意有餘 靜謂蔡侯之為人恬靜而勤意有餘也 清夜置酒臨前除 除庭除也 罷琴惆悵月照席 按琴曲有別鶴操蔡侯罷琴惆悵壽昔別也

幾歲寄我空中書 空中書鴈謂傳書耳因謂巢父此一別去幾年得有書以相達也

南尋禹穴見李白 禹穴在今越州會稽山上李白時在會稽矣乃巢父欲入海之路也司馬遷年二十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是也括略曰會稽山有石穴委曲南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曰越春秋曰禹藏書之所故謂之禹穴也 道甫問信今何如 今巢父遊江東尋見李白煩道甫問其安否托致意之辭也按別本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

入海隨煙霧書眾卷長携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我欲把秋芳留君富貴何如草頭露深山大澤多龍蛇花歛春草青春景暮仙人玉女迴雲車指點靈元引歸路君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忘无放切遺也嘉樹傳角弓詩皆指李白之不可忘也左氏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韓子美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无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短褐風霜入**一短作裋音豎布衣也前漢貢禹裋褐不完顏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也揚雄方言自關而西謂襜褕短者謂之裋也**還丹日月遲**還丹謂九轉靈丹也九偏備環然後成就服之可使延年此言白有仙風道骨所服還丹亦可以遲延日月然後成也神仙傳劉根曰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也**未因乘興去**晉書王徽之嘗居山陰雪夜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乘小舟詣之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空有鹿門期**公自言无因與之如王子猷訪戴而去徒与李白有效龐德公隱鹿門山之期然也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後携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飲中八僊歌 夢弼謂此歌當分四章一章章五句二章六句三章六句四章五句如此讀之則用韻不相重疊也或謂當分八篇人人各異虽重押韻无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余恐不然也按范傳正李白墓碑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公此篇无裴旹范別有所稽邪

知章騎馬似乘船 賀知章吳人少為秘書監善乘船荆楚只越之人習玩於水皆能精於操舟亦若西北之人自近邉胡皆善騎射勢使然也知章乘船安若騎馬故曰騎馬似乘船此倒用文乃所以戲之也公詩若此類者頗多如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鳥似老翁亦謂五尺之童高於黃鵠而老翁則似白鳥也吳越春秋越人水行山処以船為車以楫為馬 眼花落井水底眠 井者目井也醉人目井皆生花故曰眼花落井水底眠謂醉臥舟中任其後之所之豈非水底眠乎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蓋謂是也吳鈎詩夢中雖言見然成乱眼花

汝陽三斗始朝天 遜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辭讓儲位封為寧王憲薨謚曰遜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二歷太僕卿天宝初加特進朝天言朝天子也按唐史拾遺汝陽王璡嘗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璡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公集八哀詩有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詩又有贈特進汝陽郡王詩 道逢麴車口流涎 麴車載麴車也王璡嗜酒故逢麴車則口流涎麴車与下句移封酒泉皆非实事特託言之耳按魏文帝曰蒲萄釀酒甘於麴米逢之固足以流涎咽唾晋陸

摻百年欹自舌擺撥口流涎白樂天詩甫毀眠糟甕流涎見麴車盡用公語也**恨不移封向酒泉**汝陽王李璡也言恨不移封酒泉亦以戲之也以其宗室宜受封汝陽矣猶以酒泉郡城下泉味如酒欲移封也見麴車而便流涎戲其好飲之急也按地理志酒泉今肅川漢福祿縣地武帝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其味如酒王子年拾遺記晉武時有一巨羌姚馥嗜酒人呼為渴羌擢為朝歌宰帝曰地有酒泉故使老氐不復呼渴馥辭封地即迁酒泉太守**左相日興費萬錢**左相李適之也適之常山王承乾之後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无留事天宝元年代牛仙客為左丞相五載四月罷自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言日與費万錢者如何曾日食万錢謂旬日之興使如此也石林葉夢得云適之以天宝五載罷相即日取死袁州而公天宝十載方以獻賦得官疑非相与周旋者但能飲耳晉何曾為司徒性奢豪日食万錢猶云无下筋処**飲如長鯨吸百川**飲如長鯨言其飲之多乃所以戲之也崔豹古今注鯨大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数丈鼓浪成雷噴沫成雨**銜盃樂聖稱世賢**世當作避傳寫誤也適之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比子美正用適之之詩語也夫酒有清有濁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樂聖言樂聖人也時牛仙客為尚書李林甫為丞相遂罷適之政事故適之以退避賢路為辞所以諷牛李也適之雖退避以酒自娛謂當世称其賢不以酒荒而掩其大德也酒德頌先生於是捧甖承糟銜盃漱醪**宗之蕭洒美少年**李白傳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与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

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无人阮籍詩朝為美少年何遜詩長安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言宗之以酒笑傲青天視造化如小兒耳晉阮籍字嗣宗性至孝毋終能為青白眼見礼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皎如玉樹臨風前**皎如玉樹言姿貌秀潔白美丈夫也晉謝玄答叔父安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蘇晉長齋繡佛前**晉蘇珦之子工元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稾定景龍文館記譯大宝積經時修文館靈藏一用辭晉皆精選與義或曰蘇晉李孚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李晉宝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与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蓋所勤佛即今世布袋和尚是也常於市中飲酒食猪首時人无識之者故甫有是句**醉中往往愛逃禪**逃禪謂逃去而禪坐耳**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李白傳字太白山東人天宝初客會稽与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元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与人飲醉於酒肆元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已於酒肆醉矣召入宮人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嘗沉醉殺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遊江湖後醉死宣城**天子呼來不上船**船或作舩非是**自稱臣是酒中仙**不上船者不即時上船以其醉也故范傳正李翰林新墓碑元宗泛白蓮池白不在舟帝歡既洽召白作序白已被酒於翰苑命高力士扶以登舟集有詩贈白曰龍舟移棹晚盡調此耳或以蜀

人呼衫衿爲船蜀方言無此說當以公贈白詩爲證張旭三盃草聖傳此以張芝比張旭也吴郡張旭官至東率府長史書草書每飲輒草書呼叫狂走揮筆大叫以頭濡墨水中乃下筆醒後自以爲神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其意觀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後漢張芝字伯英書草書王愔文志曰芝少時高操以名臣子勤學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布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盡黑爲世所寳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脫帽露頂王公前張旭時人號爲張顛爲人酒禿脫帽則露其頂此所以戲之也胡毋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月阮逸排户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户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敢耳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揮毫落紙如雲煙潘岳揚州誄動翰如飛落紙如雲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唐史拾遺焦遂與白號爲酒中仙口吃對客不能出言醉後酬詰如注射時目爲酒吃

贈韋左丞丈濟天寶九載作范元實曰左丞或以爲見素或以爲濟按濟傳思謙之孫子爲

嗣立之子天寶中濟受尚書左丞見素乃湊之子天寶十三載代陳希烈爲相明年安禄山反又明年上幸蜀次巴西詔兼左相今有上韋左相詩自註云見素此詩贈韋左丞是爲濟也杜田云左丞韋濟也唐書韋思謙高宗時爲尚書左丞武后時同鳳閣鸞臺三品子承慶嗣立武后時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

亦代爲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爲宰相嗣立二子曰常曰濟常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

左轄頻虛位按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察憲章舊唐書劉洎疏曰尚書萬機實爲政本是以二丞方於管轄八座比於文昌故左丞謂之左轄**今年得舊儒**皆以紀韋丈也**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臣一作官漢韋賢及子玄成皆以經術爲相**時議歸前烈**前烈前輩也指韋濟兄弟是前輩爲時議所稱也**天倫恨莫俱**天倫兄弟也此悼韋常之卒也**鴒原荒宿草**韋嗣立傳二子常濟知名文融薦常有經濟才擢侍御史出爲陳留太守故有是句詩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檀弓篇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注宿草陳根也**鳳沼接亨衢**言累世爲尚書也初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承慶亦代爲天官侍郎父子並爲宰相故有是句晉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皇池諸君賀我耶中書疑遂晉人比天上鳳皇池魏徙中臺郎視草職于秘書晉乃曰中書政事機密如漢尚書郎執筆禁中晉人以號齊俗鳳冊池比之池以比省鳳以居中英豪自比中書四户起於晉西王母大有妙經曰泊海養龍冊池俗鳳晉謝元暉直中省詩玆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卞伯玉夫中書省詩躍鱗鳳池中揮翰紫宸衷范雲贈王中書融詩拜官青瑣闥還望鳳皇池**有客雖安命**甫自謂也莊子德充符篇知無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衰容豈壯夫揚子吾子篇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家人憂几杖几老者之所攜杖老者之所倚以其老也故爲家人之所憂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甲子混泥塗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老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趙孟召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乃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不謂矜餘力論語行有餘力還來謁大巫大巫比喻也吳志張紘見陳琳作武庫賦嘆美之琳荅曰僕在河北此少於文章而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談今足下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謂耆暮於章不忍去也老驥思千里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飢鷹待一呼老驥飢鷹皆甫自喻也吳志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孫楚鷹賦飢則易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一作折骨效區區此甫用之意有求於章之爲援也

杜位宅守歲

時天寶十年歲次辛卯公在京師族弟杜位宅守歲位乃李林甫之壻也或謂當是九年庚寅

守歲阿戎家戎王叔原作戎家子瞻作咸謂阮咸也叔原引王戎字濬沖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與戎父渾為友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按蘇子瞻與弟子由詩有云頭上春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盍以戎為咸也余考之甫集又有送柏二別駕因示從弟位詩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老班鬢已如銀則位者子美之弟也恐所謂阿咸者亦未是合疑是杜位小字阿戎也　椒盤已頌花晉劉臻妻元日獻椒花頌曰旻穹周迴三朔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美此靈葩爰采爰獻聖容玦之永壽於萬崔寔四民月令正月朔妻孥上祭祀祖祢子婦曾孫各上椒酒於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周處風土記正旦俗人拜壽上五辛盤松柏頌椒花酒庾信正旦詩椒花逐頌來　盍簪喧櫪馬言朋友會宴也易豫卦勿疑朋盍簪　列炬散林鴉言炬明而鴉鵲驚飛　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公於天寶九年冬預朝獻明年奏三大礼賦表云甫行年四十載矣當強仕之年官猶未定宜其感歎之切故有是句　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見素

范温以此詩爲韋見素趙傳以此詩爲韋濟曾言又謂集又有上韋左相二十韻自注曰見素未知孰是若從范氏趙氏說則此詩當題曰左相若從魯氏說則此詩當題曰左丞按唐書濟本傳稍天宝中授尚書左丞見素乃湊之子襲父爵彭城郡公天宝十二載拜武部尚書代陳希烈爲相明年安禄山反又明年從幸蜀次巴西詔兼左相子倜郭位至給事中孫覲爲尚書左丞致之杜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死於代宗大暦五年年五十有九歷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凡四朝也天宝十年獻三賦玄宗命宰相試以文章授河西尉不行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乱甫挈家避乱鄜州陷賊中肅宗至德二載脱身帰鳳翔府上謁肅宗肅宗授以左拾遺當是時房琯以宰相總兵与賊戰儒者用春秋車戰之法爲賊所敗由是得罪甫上疏論琯不宜罷肅宗怒貶甫爲華州司功甫既不得志聞李白在山東將爲山東之游遂作此詩辭韋左丞明已无罪而去觀甫嘗有憶李白詩之句何時一樽酒重与細論文蓋謂此行爲尋李白故也

紈袴不餓死 紈胡官切素絲也袴苦故切脛衣也班固傳序班伯与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所好也束皙玄居釋擬客難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垂白顛之叟

儒冠多誤身 紈袴謂貴游子弟之服不餓死謂嗌唱爵賞也然餓之義有一絶粒曰餓不食祿亦曰餓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采薇而食不食周祿正此餓也且儒冠豈能誤身甫蓋有激而言也當祿山之亂武夫悍卒皆重功取封侯其子孫自擁旌至于老死誰有不食祿者獨文儒之士不能擐甲出戰皆寂寞不用以此誤身者多矣按集甫有贈鮮于京兆詩曰有儒愁餓死又贈鮮于詩有曰儒術誠難起有草堂詩曰武夫躋腐儒又送楊判官曰儒衣山烏怪者皆武夫得志傷儒道之不振也蓋軍興之際山烏見儒衣猶且怪駭甫以此時雖以文儒為務得不誤身乎見儒行篇冠章甫之冠

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丈人尊長之稱指韋丈也賤子謙辭甫自稱也甫欲韋丈靜聽故具陳其所以不遇之意也易師貞丈人吉前漢單于曰漢天子我丈人行又王邑請召賓客稱賤子後盛以樓護傳王邑居尊下稱賤子上詩請太后奪礼容具陳啟啓

甫昔少年日 少一作妙

早充觀國賓 充一作就甫於開元二十五年嘗預京兆薦貢房觀卦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破万嵩讀識破其理如中庸曰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大抵人誰不讀書識破其理者寡矣故孔子曰默而識之甫所識破万卷之理縱橫妙用无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也蓋指之傳君房下筆語言妙天下魏文帝典論傅武仲下筆不能自休曹植

下筆成章孔文舉表性与道合思若有神 賦料揚雄敵 前漢揚雄傳先是司馬相如作賦甚麗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乃作甘泉校獵河東長楊四賦 詩看子建親 世說魏文帝嘗令弟東阿王曹植七步成詩植字子建余謂甫以揚雄之賦与己相敵以子建之詩但親近於己是甫以詩才自負謂子建所不若也 李邕求識面 李邕江都人唐新書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初邕既冠詣李嶠求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暇可窺未幾嶠試問奥篇了辨如響嶠嘆曰子且名家拜左拾遺宋璟劾張昌宗邕立陛下大言曰璟諫社稷大計當聽后色解可璟奏邕父外入朝人傳其眉目瓌異至行陌聚觀中 王翰願卜隣 卜隣作為鄰作同王翰并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櫪多名馬家有妓樂喜詩酒文士祖詠杜華嘗在坐即度張加正偉其人厚遇之入登臺閣一時傑人夢弼謂唐人臨問索文出守北海時稱李北海李邕有才名後進相慕求識其面以至道途聚觀傳其眉目有異唐王翰文士也杜華嘗与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与王翰為隣盖羨其才故也甫以文章知名當世士大夫皆想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比也左氏昭公三年子先卜隣矣 自謂頗挺出 出一作特一作生 立登要路津 古詩云何不策高足先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 挺特也路与津者衝要之所乃人物輻湊之地以譬朝廷官也官有清有要清而不要則无權要而不清則拘於俗既清且要乃為美官甫方召試

文章以請要自期必謂特出登于要路津豈其投以向西嶽故此意寥寂不獲致君與澤民也隱淪者隱逸之士也甫况不見於用斷向西嶽又不能隱居林下如林類之行歌拾穗以爲隱淪之徒非試矣昔孔子不遇見非於長沮桀溺晨門荷蓧之徒亦若此爾夢弼按列子天瑞篇林類年且百歲行歌拾穗張湛注古之隱者也後漢方術傳解奴辜張紹皆能隱淪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論顏延年詩云俗許流試神仙恰隱論鮑照詩孤賤長隱論

騎驢三十載 公有詩云迎日東風騎蹇驢旋呵援手。京洛髮頻洛陽元限丹青手還有一丈夫只得元王維後依子美騎驢醉髯高詩舊崖不載後漢尚朗騎驢入市晉阮籍騎驢到郡任彥昇詩紛戲三十載陶淵明詩閑居三十載

旅客京華春朝扣富兒門 朝陟遥切早也扣去苟苦候二切擊也。鮑照詩結交多貴門出入富兒鄰

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 炙之夜切肉也顏氏家訓君子无故不徹琴瑟注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盃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

到處潛悲辛 驢賤者所乘也得志則乘高車大馬貧賤則跨驢而已昔李白以文章待詔翰林後放逸不撿遂流落不用嘗爲華陰令所辱令致對云曾遇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天子殿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初貴故走馬後貧賤故出騎驢甫既辭河西尉貧在京師自未獻賦之前迨今凡二十六年矣獻賦時年四十京華者言京師繁華之地當春月相追逐繁華脫管無処不有甫獨旅棲于此其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之門整刺求見暮則隨其後塵爲當朝士大夫所薄如此殘盃謂殘棄之餘者香已埋歇棄肉曰炙冷炙謂

佑炙也甫既貧餞糊口京師貴游衛之待我以殘盃與冷炙深使人喑也抱悲酸也主上頃見徵欻然欲

求伸欻許勿切疾貌易係辭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蹭十

鄧切蹬徒孟切失勢皃主上肅宗也徵召也召授左拾遺欻然如亟蠖又勢臯志欲求伸當此之時謂得所施為遂上疏論房琯不宜罷不

期貶華州司功謂如青天可以飛騰今反垂翅巨魚可以縱壑今反蹭蹬蓋傷其得罪也矣海賦蹭蹬窮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若

巨魚縱大壑甚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

句新竊效貢公喜前漢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劉孝標絕交論王陽登則

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按集有曰徒懷貢公喜又曰貢喜音容習難甘原憲貧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

室茨以生草蓬戶甕牖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焉能心

怏怏能一作邪怏於亮切不足也吳越春秋吳王孫之母謂王曰公子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高帝紀心常怏怏韓信傳

居常鞅鞅顏師古曰志不滿也祇是走踆踆踆七倫切踆踆行走皃今欲東入海即

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福地記終南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一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

秦逈蜀東西數百里亦曰終南**迴首清渭濱常擬一飯報**范雎傳一飯之德必償孔融傳一飯之養必報李固傳稱感古人一飯之報**況懷辭大臣**丈人大臣皆指韋丈也韋丈與甫相厚善而知甫爲真率

韋丈愛甫蓋重其詩才每於百寮之上誦於宰相前常稱誦其佳句故有拾遺之擢當此時喜得韋推引故效貢公之喜得王陽在位也今乃復見貶黜又如原憲誠使臣所難甘矣然如是亦安能快快於朝廷耶是不免奔走討食於他鄉也韓信既謫爲淮陰侯常快快不樂意在怨君甫則不然踆踆奔走之狀山東瀕海之郡唐都長安長安即秦地甫欲適山東故云東入海秦地在西甫既適東以離去于西秦故云西去秦終南與渭水皆秦地山水甫將東入海尚眷眷於終南清渭者不忍弃君而去也自古忠臣身在畎畝心不志君一飯之因尚欲如靈輒之報宣子況韋丈之知甫豈止一飯乎其去之之義爲如何耶**白鷗波浩蕩**波或作没非是蕩徒浪切浩蕩廣大皃南越志鷗水鳥也在漲海中隨潮上下三日風至乃去**萬里誰能馴**馴松倫切從也韋丈與甫厚善其判別之情得无懷思乎思然如是甫之无官守言其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直若鷗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國輔 休烈

昭代將垂老昭明也代乃世字避太宗諱時天寶十載公年四十歲**途窮乃叫閽**叫閽言叫天子之閽而愬之也公時奏三大禮賦投延恩匭按唐百官志朝堂四匭青匭曰延恩丹匭曰招諫白匭曰申冤黑匭曰通元六省

門下四匭東曰延恩懷材抱器希於聞達者投之公後進賦西嶽獻進鵰賦亦投延恩匭湯徵古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閽張衡思玄賦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公獻三賦而帝奇之公集有云生年文彩動人主是也**天老書題目**按公獻賦之後帝命宰相召試文章天老指宰相也論語摘輔象曰黃帝七輔其一曰天老天老授天籙宋均注天教也黃帝天老授圖張衡思閒曰邇天老而友地典注引帝王世紀曰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天老黃帝相也李白鳳皇臺置酒曰明主越義軒天老坐三台公試文初尉西河再命率府上西嶽賦曰臣杜陵諸生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試文章再降恩澤**春官驗討論**春官指禮部也公獻賦後召試文章于集賢院而春官考之也按集有云集賢學士左右若墻觀我落筆中書堂是也**倚風遺鶂路**鶂與鷁同倪歷切水鳥也公言倚順風而往矣反遭回風而遺失其所往之程路此甫用以喻不由於科第以進身也左氏傳僖公十六年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隨水到龍門**謂龍門但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此甫以喻因奏賦待詔集賢院而試文章也龍門在河中府三秦記龍門魚上則為龍不上則點額暴腮也**竟與蛟螭雜**盌**無幾燕雀喧**盌一作堂無一作聞謂到龍門而不過則猶蝦螭也遺鶂路而不進則不免為燕雀之所喧笑也**青冥猶契闊**一作青冥連演洞**陵厲不能翻**公以文采動人主矣言其欲騰路進用比援西河尉不行改右衛率府江曹而已此公所以嘆也**儒**

術誠難起公嘆是時武吏見遇而傷儒冠之誤身也家聲庶已存杜陵有南北杜皆以名家故公有詩云名家晁氏杜陵人是也故山多藥物故山指襄陽之峴山也公先本襄陽人徙河南鞏縣其在長安則居于杜陵襄陽至鄧州无三百里勝槩憶桃源桃源在鼎州陶淵明桃花源記晉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者異之捨船復行豁然開明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遂不復得路欲整還鄉旆甫既不見用遂有歸故山採藥之因也長懷禁掖垣懷謂思念集賢院崔于二學士也學士院在禁中禁中有東西兩掖掖垣乃禁墻也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甫獻三大礼賦出身二公常謬稱述故有是句

醉時歌酒古人所禁唯天子燕諸侯則曰不醉無歸竹林七賢或為困戚或為家貧大抵賢人不遇則寓意于酒以自遣適而已故曰醉時歌

贈廣文館學士鄭虔唐書明皇天寶九年國子監置廣文館博士一人助教一人並以文士為之領生徒為進士者鄭虔本傳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賢

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
館自是遂廢云官
貧約其澹如也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臺一作華袞袞者袞同也言袞同元別之甚也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掌以糾正百官之罪惡省有三一曰中書省二曰尚書省三曰門下省言臺省皆清要之職今也賢不肖各所黜別使小人得以袞同而登之是以鄭虔取与之並進盍甘心居乎冷官按唐書玄宗致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而以官冷言者蓋玄宗務在於遊不置意於經術甘後官解頹墮寓次國子監由是遂廢故曰官獨冷也甲第紛紛厭粱肉前漢朱邑傳飽者甘糟糠飢餘粱肉晉傳咸曰今之賈販皆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飯用遂反餐也甲第謂楊貴妃兄國忠賜宅京師以甲乙丙丁次第也國忠之徒恃以妃寵而爵高祿厚度反乃貧約不足於飯詩刺素食盖謂此也按徐堅曰宅一曰第說高謂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武帝爲霍去病治第田蚡治宅甲諸第夏侯嬰賜北第第一張放以公主子取皇后弟平恩侯嘉女成帝賜甲乙第同吳於洛陽城內起甲第先生有道出羲皇羲皇謂伏羲氏也晉陶潛傳言請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先生有才過屈宋才一作文一作所談屈宋謂屈原宋玉也德尊一代常轗

軻轗音坎說文車不平也軻音可又苦賀反接軸車也一曰轗軻失志也楚辭七諫篇然轗軻而留滯轗或作坎軻或從土又同古詩坎坷多辛苦注不遇也

名垂萬古知何用自古有才之士得道者寡矣由之勇賜之辯求无才也語其得道則夫也今度才過屈宋而又道全德備皆夫坎軻不得志而去果何益哉

杜陵野客人見嗤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京兆尹故杜伯國宣帝葬因曰杜陵元帝紀在長安南五十里後漢志京兆杜陵杜預曰故唐杜氏也光武紀延岑敗赤眉於杜陵注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万年縣東南公詩有云杜陵有云杜田有云少陵有云下杜其實皆杜陵也俗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近京也杜陵有南北杜皆名家故公詩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是也

被褐短窮鬢如絲窮一作空一作被褐奈短一作短褐身穿褐毛褐之衣賤者所服被褐短褐言貧約衣不掩脛也老子七十章聖人被褐懷玉

日糴太倉五升米太一作泰日糴言无宿儲也太倉穀陳腐之米其價廉賤音曰食五升言食指寡足知其貧不能贍養僕夫故也甫有二子一曰宗文一曰宗武并妻共四口借曰人食一升只是一妻一妾而已何以異於齊人之負哉前漢食貨志太倉之粟腐敗不可食

時赴鄭老同襟期鄭老指虔也同襟期謂契投范張雞黍之會也江淹傷友賦因君子術而共祖晉羊祜而同術從說頗踞貧以酒勸周顗々不受因將勸枉曰節可揉樂自過爲樂之欲然自爲樂對也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文十

傳祢衡有逸才与孔融作尔汝交時衡年二十餘融年五十**痛飲真吾師**眞一作直朋友有通財之义故得錢即相覔甫有詩云賴有蘇司業時時与錢是也不復疑吾不以妻子與鬻財有嫌疑也甫与虔相善稱汝稱我索於形骸之外其相忘如此相忘雖无少長至若虔之癡飲真令甫北面不可不亟服也故曰真吾師也世說王孝伯云但得常无事痛飲讀离騷可稱名士

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一作簷前細雨灯花落沉沉言人夜也人夜雨細益不發動酒興耶簷花乃簷前之花因夜雨而落也夜雨細如花也或以簷花爲簷前之花因夜雨而落也

但覺高歌有鬼神言歌声之幽怨也**焉知餓死填溝壑**左氏昭公十二年傳猗于溝壑。前漢朱買臣妻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又嚴傳臣自以爲填溝壑

相如逸才親滌器前漢司馬相如鼓琴卓文君好之夜奔相如与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致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著犢鼻褌与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子雲識字終投閣揚雄傳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

先生早賦歸去來晉陶淵明字元亮或云名潛字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

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即
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兮辭予謂先生者處也以相如之逸才尚
且滌器賣漿以揚雄之善奇字不免投閣自殺古人不遇如
是何獨我輩哉是以甫翁處賦歸去來欲其弃官而去也石田
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
不須聞此意慘愴慘七感切戚也愴楚亮切傷也生前相遇且銜盃石田
乃地不可之田其田最瘠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田園將蕪胡不歸處
余貧游者磽田可耕茅屋可居何以效子雲仕於亂世以逮投
閣之禍况儒術偶用試之際不足負恃如孔子号為真儒終以不
遇於世死于行盜跖橫行天下膾食人肝其善惡雖不同而死朽化
為塵埃則一人生天地間得名得利皆不足慕要之歸終一死
生前相遇日以酒同醉遺適其他不足探論〻然以為憂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橋在万年縣郭外之西南名園依綠水
野竹上青霄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谷口舊相得谷口鄭子真与王鳳有舊以子真比廣文
也王貢傳序谷口有鄭子真脩身自保王鳳以礼聘子真不屈揚子
法言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
卿豈其卿濠梁同見招濠梁以莊惠而喻甫之陪廣文也莊子至樂篇
莊子与惠子遊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

容是魚樂也　平生爲幽興爲于僞切　未惜馬蹄遥薛道衡效今体詩一去无消息何能惜馬蹄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章一作重非食貨志木千章顏師古曰大材曰章　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鸎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飜疑柂樓底柂徒可切正船木也晚飯越中行越地盛有芹魚行船中多羨芹鱠魚故甫有是句

萬里戎王子趙子櫟曰戎王子說者以爲月支花名或曰本草日華子云獨活一名胡王使者當是此類未詳　何年別月支支章移切国名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注月氏西域胡国也氏音支匈奴傳西胡強而月氏盛後漢西域傳大月支国居監氏城去洛陽万六千三百七十里初月支爲匈奴所滅遂迁於大夏最爲富盛諸国稱之皆曰貴霜王其故号大月支又旁南山北波向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支　異花開絕域滋蔓接清池漢使徒空到趙子櫟曰張騫使西域止移胡桃石榴首蓿而不移此所謂戎王子是爲空到矣　神農竟不知趙子櫟曰言此絕域異花不載於神農本草也或曰月支西域国名何將軍嘗征西域禽其王子歸朝傳其地花草數種故也鉛皆異花雖張騫之至博望神農之辨草本猶爲未徧也　露翻兼雨打打侯挺切擊也　開折漸離披

漸舊作日宋玉九辯白露下百草兮掩梧楸以離披

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渦烏禾切水回也藤蔓曲垂蛇垂一作藏詞賦工無益無一作何山林跡未賒盡拈書籍賣拈正作拈如兼切廣韻指取物也來問爾東家何將軍雖武人家藏書籍多故甫欲依之以就其書也家語孔子東家亡也邴原傳曰原遊學詣孫崧崧曰君鄉里鄭君學者之楷範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君為東家亡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亡以僕為西家愚夫耶

剩水滄江破剩通作賸殘山碣石開殘山謂假山也滄江碣石山水之雄者也言何將軍山林之樂八分得滄江碣石之真趣也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李義山詩十二三李彈冠銀甲不曾卸金魚換酒來魚一作盤阮孚為常侍以金貂換酒帝宥之庾信賦金魚換酒與移無洒掃洒色賣切掃素報切又皆如字讀隨意坐莓苔

風磴吹陰雪磴丁鄧切石梯之道也雲門吼瀑泉瀑蒲報切又蒲木切瀑布水流也酒醒思臥簟衣冷得裝綿得舊作欲野老來看客言少有人到也河

魚不取錢（言魚之賤也）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棘樹寒雲色（棘一作棟霜狄切木名）茵蔯春藕香（本草草部茵蔯經冬不死因舊而生故名）脆添生菜美（言生菜而得茵蔯春藕愈添其美也）陰益食單凉（言湘谷作單於林樹之下陰益其凉也謂之益則山中已凉矣）野鶴清晨出（出一作至）山精白日藏（言地僻也元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晝日不見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石林盤水府百里

獨吟蒼著

憶過楊柳渚（過古禾切經也）走馬定昆池（明皇雜錄中宗幼女安樂公主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後選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以百姓捕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自鑿定昆池廣袤數里以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池故名定昆定言可抗抵之也朝野僉載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醉把青荷葉（青荷葉盃也）狂遺白接䍦（白接䍦巾也晉書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多之豪族習氏園池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駿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刺船思郢客（刺七亦切竿也郢楚都也楚人善操舟晉山濤詩刺船漣花浦郢客思遨遊）解水乞吳兒

乞立既切與也吳人善泳水南人謂北人爲傖父北人謂南人爲吳兒此常語也

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秦山即秦嶺在虢州閿鄉縣南周回三百里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

幽意忽不愜謂欲歸也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住一作注水住言水欲駐也回首白雲多一作雜花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祗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顏延年和謝監詩朋好雲雨垂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東橋第五橋也訊者問以言也言欲重過主人所以託爲問訊其竹而報許之也褚拉詩問訊南巷士倒衣還命駕倒衣爲聞報而欲往急命駕也詩齊風顛倒衣裳晉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高枕乃吾廬主人无間故客至則安之若吾廬也陶潛詩吾亦愛吾廬花妥

鸎捎蝶妥吐火切安也謂花枝帖妥之際而有鸎捎掠於蝶也溪喧獺趁魚謂溪声喧沸之中而

有嬾趣遂於色也

重來休沐地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眞作野人居

山雨樽仍在王彦輔曰詩人張諤與人遊山飲宴值雨酒肴散失惟存樽瓶沙沉榻未移樽与榻皆前日所設樽在而榻未移又見將軍之好客也

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師古曰犬迎客鴉恐犬害其子故護之此十字句法也

雲薄翠微寺翠微寺正觀十二年置在終南山之上本太和宮也

天清皇子陂十道志皇子陂在万年縣西南二十五里陂北原上有秦葬皇子塚故因以名之按集有贈鄭虔詩皇陂岸北結秋亭是也

向來幽興極步屧過東籬

落日平臺上梁孝王傳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顏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世俗云平臺也

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置硯於石欄之上也桐葉坐題詩題詩於桐葉之上也翡翠鳴衣桁桁協下浪切屋橫木也沈約詩日色下衣桁

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一作自逢今日興來往亦無期言平臺上地辟靜翡翠蜻蜓皆馴自今幽興已熟是以往來无期刻也

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抛金鎖甲苔臥綠沉槍

甲言金鏁謂以金線連鎖之也槍言綠沈謂以綠色之物沉沫其柄也甲弛於兩槍卧於苔有以見將軍偃而不用倦於朝參也可知矣比史隋文帝賜張奫綠沉槍甲獸文具裝蔡琰詩金甲耀日光手自移蒲柳蒲柳楊也爾雅楊蒲柳是也馬融寃狩頌植以蒲柳決以綠決家纔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晉陶潛傳夏日虛閑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判年謂半年也蹉跎暮容色楚辭鬢垂兩耳兮故蹉跎廣雅蹉跎失足也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日一作路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言未霑微祿比爲布衣時也今年四十歲方奏三賦召試文章故比言沾祿買田恐不遂意亦欲歸老山林也

戲贈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繫一作置非刘越石扶風歌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醉則騎馬歸則樊作即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輒醉時有兒童歌曰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二能騎馬倒著白接䍦頗遭官長罵才名四十年四一作三坐客寒無氈氈諸延切毡也按唐

書鄭虔傳虔在官貧約澹如也乃引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三十載坐客寒無氈則知公之作寘詩安矣後漢冉駹夷能作旄氈晉吳隱之有清操為太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氈席

賴有蘇司業頼一作近時時與酒錢一与

作乞乞上鉅封留比援虔始為廣文館李上生嗜酒不治事數為官長所訶怡然不以為意祿山反陷于賊受祿山偽署後竄歸坐免官故至貧窶推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與之甫集有醉時歌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謂此也

投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哥舒翰其先蓋突厥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也

今代麒麟閣漢武帝獲白麟遂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像宣帝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何人第一功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為第一君王自神武君王謂玄宗也漢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材揔攬英雄駕馭必英雄吳志張昭曰吾君能駕馭英雄開府當朝傑玄宗即位自負神武好開邊境駕馭英雄之士以為將帥哥舒翰於天寶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得自選將校參謀甫意哥舒特奪帝眷必立大功為當代麒麟閣第一人有如漢之蕭何也唐制開府儀同三司三司者三公也從一品官也論兵邁古風先鋒百戰在戰一作勝略地兩隅空略地一作攻略略取也兩隅空謂北征突厥西

伐吐蕃也翰嘗攻吐蕃石堡城遂以赤嶺爲西塞**青海無傳箭**胡人每起兵以傳箭爲號或曰守城之法更夜傳箭以警其睡也青海軍中夜傳箭以守無傳箭言无警也翰嘗築城青海上吐蕃攻破之移築於龍駒島而吐蕃不敢近青州十三州志臨羌縣西有卑禾海謂之青海**天山早挂弓**天山即祁連山匈奴謂天爲祁連今鮮卑語然祁連山在伊州一名雪山挂弓言休兵也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廉頗仍走敵**謂敵既竄走畏翰之威如良廉頗也史記本傳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擊燕封信平君**魏絳已和戎**謂戎來求和感翰之德如魏絳也左氏襄公四年傳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既而鄭人賂晉侯以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內九合諸侯如樂之龢請與子樂之於是魏絳始有金石之樂也**每惜河隍棄**河隍乃河留其築隍以備寇也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散處河隍江岷閒王忠嗣守河隍爲寇所敗惜其弃之已久未收復也**新兼節制通**翰天寶十一載冬入朝呈攻守計十二載春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蓋以河隍之久弃欲得翰收復之故使之節度河西也**智謀垂睿想**方謀復河隍而爲帝所系想也**出入冠諸公**翰既建節而出明年遂復河源**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此言收復開拓之功也按翰傳云攻破吐蕃洪濟收黄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此所謂日月所臨特低秦樹乾坤所包特繞漢宮**胡人愁逐北**謂翰之威武胡人愁

其攻逐而敗北矣漢書音義鄧收曰北按翰本傳吐蕃侯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輸乃使王難得楊景暉設伏宗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諾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鏖鬪虜敗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无還者

宛馬又從東宛於袁切國名謂胡人既以敗北畏翰之威復以宛馬來歸款也此皆按以爲喻以美翰爲言非所謂貢獻馬也按漢武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來歷无草徑千里循東道阮籍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受命邊沙遠邊沙一作軍塵邊沙指河西以翰嘗爲河西節度也

歸來御席同言翰復河隍功成而歸寵宴之盛也

軒墀曾寵鶴言翰之膺寵非如衛公有乘軒之鶴也左氏閔公二年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〻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〻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或若曰按杜預注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要亦謂公借用之

畋獵舊非熊非為獵也言帝得翰有如文王卜田而得呂望也太公六韜文王將田卜曰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乃田於渭陽卒見太公載與俱歸

茅土加名數言翰進封西平郡王也天子大社封五色土爲壇凡建諸侯受天子大社之土各割其所封之方色土与之東方受青土他如其方色加以白茅授之歸国以方視壽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黄取王者覆壽四方善其爵位輕重而爲之名數也左氏傳名位不同礼以異數

山河誓始終漢高帝即位封功臣爲之誓曰使黄河如帶太山若礪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次杜業納說曰迹先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号亡以顯其魂賞

亦不細矣兼行遺戰伐遺棄也言翰以計謀用兵不假戰伐故云遺也契合動昭融昭融言帝之哲鑒也翰之用謀与帝意合故能感動於帝也勳業青冥上青冥天也言翰立功之高出乎天也交親氣槩中言翰以忠義感乎人也未為朱履客史記春申君傳趙使欲夸楚為玳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已是白頭翁是一作見甫自言未為翰之上客而頭已白矣惜乎不為翰之眷遇也壯節初題柱甫自謂壯節有題柱之志成都記城北七里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後果以傳車至其處生涯獨轉蓬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古樂府詩為客若轉蓬幾年春草歇甫謂未能歸故鄉也古詩王孫不歸來綠盡池邊草梁元帝詩况看春草歇謝靈運詩春草亦未歇今日暮途窮甫自嘆其衰老也魏氏春秋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顏延年詠阮步兵詩物故不可論途窮能无慟軍事留孫楚此言甫忝翰之幕府有如孫楚也晉孫楚字子荆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遷著作郎都督揚州復參石苞驃騎將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隙遂構苞奏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予按別本一作鄉里輕周處晉書周處字子隱膂力過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慨然改勵投水搏蛟而反鄉里相慶行

間識呂蒙一作將軍拔呂蒙。行戶郎切行伍也此言翰識甫於微賤有如呂蒙也吳志呂蒙傳蒙吳人字子明少隨鄧當嘗擊賊職吏輕之蒙殺吏因投尉表雄自首承閒言於孫策東奇之引置左右又孫權傳權字仲謀權遣趙咨往使魏〃主問曰吳何等主咨曰聰明仁知雄略之主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防身一長劍一作防身有長劍一作腰間有長劍楊子吾子篇劍可以愛身將欲倚崆峒一作聊亦倚崆峒崆峒山在岷州之西正當吐蕃所入之道甫將欲倚劍崆峒從翰于節頓也荊楚故事宋玉大言曰彎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麗人行（劉向別錄有麗人歌賦故甫因之作麗人行觀衛詩以碩人美莊公與申后蓋取其碩美之德今公此詩以麗人名篇豈非刺貴妃姊妹之徒以艶麗之色而齊寵貴乎按明皇雜錄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各爲一犢車飾以金銀間以珠翠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旣成甚重而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乘馬於是競須名馬以黃金爲銜櫼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煥照燭觀者如堵）

三月三日天氣新（韓詩章句鄭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秉蘭拔除沈約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晉書皆曰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觴後人相緣因爲盛集）長安水邊多麗人（長安古雍州地唐開元中都人遊賞於曲江莫盛於中和上巳節比二月三日所以水邊多麗人也）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繡一作畫古樂府云彼服羅衣裳南都賦暮春之禊元巳之辰男女姣服絡繹繽紛）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古樂府羅敷行頭上倭墮髻耳邊明月珠）翠微㔩葉垂鬢脣（微一作爲㔩一作合㔩葉一作合㔩㔩烏合切㔩㔩婦人

屬鬢邊花以翠羽鋪飾其狀鄭微也范靖婦綠步摇詩珠花縈翡翠寶葉間金瓊**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衱一作衩一作衱皆非也衱居業切又其輒切鄭玄注禮記云交領也謝任伯謂衱當作被其閒切爾雅又曰衱謂之裾郭璞云衣後裾也稱昌孕切宜也予謂腰衱即今之裾帶綴珠其上壓而不垂也此皆形容麗人顏貌衣裳服飾之盛曲盡其妙矣**就中雲幕椒房親**雲幕謂鋪設幕次如雲霧之垂也右指貴妃姊妹兄弟之嬌盛也西都賦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蕃實之義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以椒塗室亦取其溫暖辟除惡氣猶天子宋涅殿上日冊聿也**賜名大國虢與秦**虢秦指貴妃之姊妹以長安志攷之虢國乃八姨秦國乃大姨並承恩出入宮掖**紫駝之峰出翠釜**峯一作珍此言飲食之美至珍矣駝謂橐駝其脊上有一肉高如峯然其味最美也酉陽雜俎衣冠家名食有將軍曲良翰能爲駝峯炙王績遊北山賦翠釜而出金精**水精之盤行素鱗**後漢西域傳大秦國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傳奇集正觀中許棲巖遊洞口詩不假丹梯躡雲漢水精盤冷桂花秋**犀筯厭飫久未下**酉陽雜俎安祿山恩寵莫比其所賜有金平脫犀頭匙筯韋琳鮑表遊厠戎筵偃領犀筯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筯處**鸞刀縷切空紛綸**空一作坐縷力主切言切膾如絲縷之細也詩信南山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注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正義曰鸞即鈴也公羊傳鄭伯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肉之刀鐶有和鋒有

鑾其制一鑾爲在鑣聲中宮商二和在鑣聲中角祉羽故先儒釋礼器
謂宗廟必有鸞刀者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而後斷割也西征賦饔
人縷切鸞刀若飛應
刃落俎靃靃霏霏
黃門飛鞚不動塵鞚口貢切馬勒也謂鞚勒其馬疾如飛也黃門
謂中人之使若也董巴輿服志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後
漢百官志小黃門關通中外及中宮以下衆事又有黃門長中黃門
也明皇雜錄虢國夫人出入禁中常乘紫驄使小黃門爲御紫
驄之駿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鮑昭擬古詩飛鞚越平陸
御廚
綵絡送八珍綵絡一作駱驛甫言天子寵于之隆也綵絡謂天
子遣使送御廚食相繼如繹絡不絕上句言不動
塵下句言送八珍乃知貢護天子所賜不敢有動搖也或謂尚膳貴
戚家故以羅綺絡繹護衛之也按集有往在詩赤墀櫻桃枝隱映金
絲籠是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珍謂
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
簫鼓哀吟感鬼神簫鼓一作管
潘岳金谷園詩絲管清且悲日宴
麗朝歸詩大序動天地感鬼神
賓從雜遝實要津從才用切隨行
也遝火合切迨也此譏其男女猥雜也要津謂顯要當權之臣也魏
文帝與吳質書輿輪徐動賓從無聲劉向傳雜遝衆賢古詩先據要
路津
後來鞍馬何逡巡逡七倫切退也鮑昭詠史詩賓御紛颯沓
鞍馬光照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逡巡
而不敢進顏師古曰逡
巡謂疑出而卻退也
當軒下馬入錦茵軒一作道茵褥也言觀宴者逡巡退卻當
墀下馬而履乎鋪地之錦褥
其氣勢洋洋然旁若無人也
楊花雪落覆白蘋覆敷救切蓋也此言觀宴

者按投頭上花落復藉覆地也或曰後漢孝文帝尊宣武靈皇后胡
先華爲皇太后後臨朝攝政淫乱幸楊白花以意言之則廣爲正而
楊花爲邪言覆白蘋者欲掩其惡也此詩托意爲刺楊氏作柳子厚
有楊白花詞云楊白花風吹度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江千
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鴉起盡廣子美之詩意也

青鳥飛去銜紅巾 青鳥爲西王母取食者也

紅巾婦人之飾所以覆食者也青鳥銜取之以賜親寵者山海經三
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引首棲息於北山
也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視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
有三足烏爲之使張揖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暠然白
首烏三足青鳥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昆侖山北漢武故事七月七
日上於承華殿忽見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鳥也
朔曰西王母降是夕王母至

炙手可熱勢絕倫 勢一作世 **愼莫近前丞相嗔**

近一作向炙手可熱言势焰之熏灼也丞相指楊国忠也貴妃用事
其兄国忠爲丞相势焰熏炙中外觸之者即爲爇楊故甫所以戒當
時士大夫無爲幾切其黨以取禍害也按唐書国忠本傳時国忠代李
林甫爲相恣氣驕傲百寮莫敢相可否又天宝故事国忠与虢国夫人
賣宵夜集與從禮度時與虢国並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爲戲諠傳路觀
者无不駭歎後漢相帝時童謠曰春梁之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少落魄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
皐奇之舉有道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武威郡節

度使哥舒翰表爲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是時甫送以此詩從翰入朝翰盛称之於上前拜適左拾遺祿山乱適佐翰守潼關翰敗適走行在適年五十始留意爲詩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之

崆峒小麥熟

崆苦紅切峒徒紅切西方山也唐志安定郡保定縣有崆峒山樂史寰宇記禹迹之内山名崆峒者有三其一在臨洮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其一在安定其一黄帝問道之所則專主汝州梁縣翰先爲隴西節度副大使天寶十一載兼河西節度使破吐蕃等城收黄河九曲以其地置臨洮郡則此詩所謂崆峒指翰所在也又寄適詩云主將收才了崆峒足凱歌其意盖同也又贈田判官詩云崆峒使節上青霄時盖謂翰入奏也壯游詩云崆峒殺氣黒則指明皇用兵汧隴比黄帝也史記黄帝代神農氏諸侯有不從者從而伐之未嘗寍居東至海西至崆峒韋昭注在隴右九域圖志岷州和政縣有崆峒山按尒雅崆峒字又作空同漢桓帝時童謡歌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与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且願休王師且一作吾請公問

主將焉用窮荒爲公指高適也主將指哥舒翰也是時吐蕃入寇玄宗遣哥舒翰鎮武威西北地寒時晚小麥熟是五月之時玄宗開元初用張九齡爲相天下安平遂貪边功開拓土地致有吐蕃之憂穀麥者民之司命今麥正熟願休兵使边民得收穫小麥是爲生民之本請高適問主將哥舒翰何用窮荒之地與師勞民俾民不得穫麥乎且夷狄之地乃窮荒所在譬如石田不可以耕金得其地果何益哉此甫以忠言諷之也

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此公以鷹喻高

適也魏国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怒登詣之曰登見曹公言
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
則爲用飽則揚去布意乃解晉載記
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

高生跨鞍馬有似幷州

兒鷹之爲用可飢不可飽飽則飛去得一兎飼一鼠得一禽飼一雛
飢而後可用也譬如高適豪傑之士其肯爲哥舒翰用乎是故早
微其官使之發激立功而後加以高爵重祿鷹不飢不肯側翅以隨
人高適官不薄亦不肯隨哥舒翰往武威此必然之理也幽幷二州
逼近羌戎其俗多游俠之士皆習鞍馬馳射高適本儒生今能跨馬
有似幽幷之兒以其文武兼資故也按曹子建白馬篇白馬飾金羈
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幷游俠
兒山簡傳宰鞭問葛強何如幷州兒

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

辭並王蘂切擊也謂適以封丘尉不得志云是以辭捶楚之刑矣此
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責也予按韓愈寄三李士詩云判司卑官
不甚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云一語不中治鞭箠身
瘡乃知唐之參軍簿尉有罪即加捶罰如今之胥吏也明矣及觀
唐代宗命刘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罪者五
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上杖訖奏況參軍簿尉乎

借問今何官倍洽

音切又
如字

觸熱向武威程曉三伏詩今世癡龍子觸熱向人家集韻
音戴耐不曉事也武威郡在漢故匈奴休屠
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北涼沮渠蒙遜並都
之隋志舊置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在唐曰涼州

答

云一書記一云一作言甫問適今已辭捶楚而爲何官蓋適之行將
正當五月小麥熟時觸冒暑熱而向武威爲翰掌書記

也書記謂掌護兵符軍檄露布之任也 所媿國士知 賈誼傳豫子曰智伯以国士遇我我故国士報之 人

實不易知 易以鼓反輕也范睢傳侯嬴謂信陵君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更須慎其儀 一仪

作宜適既媿荷輸以國士託与之結知甫因戒之曰人相結知不爲易得當小心謹慎無恃材高驕傲於主將則爲失人也諺云相識徧

天下知心能幾人故曰人不易知古人於别离有財則贈之以財無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淳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与李白酒

酣登吹臺爲人豪放不檢甫恐彼疎脱於翰故戒以慎其儀也詩抑篇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十年出幕府 李廣

傳幕府省文書顔師古音義曰莫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通用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也 自可持旌麾

麾一作旗 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 一作亦足慰遠思大將行兵無宮室可居惟以青油

幕爲府以避風雨唐制從軍歲久者始得大都高適今在翰幕府爲書記十年閒出須得大郡故云自可持旌麾甫非特達乎足以慰甫

懷思之情而無所恨也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 大唐佐切又從太切已也自古大丈夫功

成名遂亦多在晚年不必皆少達也傳云嘉穀不早熟大器當晚成甫既勉適以十年出幕府恐嫌於遲暮故復以老大言而慰之也古

樂府詩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 常恨結驩浅 左氏傳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任彦昇詩

結驩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各在天一涯 謂彼此平日多閣闊而少相驩會也古詩相去万餘里各在天一涯 又

如參與商辰參二星不相得各居一方人之离別不復見會者之甫生平既與適少相離會今又執別如參与商中腸安得不悲滌也按左氏昭公元年傳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迁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迁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參爲晉星蘇子卿詩昔爲鴛与鴦今爲參与辰陸士衡詩形声參商乖音息曠不達慘慘中腸悲樂府歌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驚風吹鴻鵠吹一作飄不得相追隨驚風者回飈也鴻鵠一舉千里陳勝云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然鴻鵠得疾風吹喻其勢高舉遠引彼燕雀之徒豈得相追隨也以鴻鵠喻適甫以燕雀自譬恨不得追隨於適而去也阮嗣宗詠懷詩云与燕雀翔不隨黄鵠飛黄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黄塵翳沙漠念子何時歸沙磧曰漠武威乃邊郡与沙漠相逢飄揚黄塵障翳人目豈宜久君不知歸期當在何日也[illegible]以傳隔以山川陲以沙漠蘇子卿詩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謂邊城無冠絳有餘暇早寄我詩篇庶知適之安否也古樂府有從軍詩適本文墨之士不以軍事廢篇章甫之所慮者以此也王仲宣從軍詩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陸士衡從軍行詩苦哉遠征人北戍長城阿

送蔡希曾都尉還隴右魯舊作曾因寄高三十五書記時哥舒翰入奏勒蔡子先歸○按舒翰開府儀同三司得自選幕府士希魯爲都尉隸其麾下

天宝十二載冬隨翰來朝明年春赴上都南時作此詩以送其歸幕府也

蔡子勇成癖 癖謂好著也如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杜預有左傳癖之義也 彎弓西射胡 射食亦切膂矢發也 健兒寧鬬死 兒一作男英進記呂布謂曹姓曰郷健兒也魏略賈逵曰此閻无健兒耶陳琳詩男兒寧當格鬬死何能怫鬱築長城 壯士恥為儒 如言治天下當用長槍大劍何用毛錐子是也 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 漢高紀謹守成皋漢王欲挑戰 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 雲幕謂大將鋪設幕次如雲之垂也開府指哥舒翰也 春城赴上都 赴一作入此言希魯隨翰以天宝十一載冬未來朝至次年春初方至京城而翰入奏也 馬頭金匼匝 匼口答切匝作答切匼匝謂金絡頭也古樂府羅敷行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鮑昭白苧歌彫屏匼匝組帳舒 駝背錦模糊 駝之背負物矣而以錦帕家之此謂模糊或謂以駝載錦而入貢也 咫尺雪山路 雪一作雲 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班超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域坦步葱雪咫尺龍沙注八寸曰咫十寸曰尺咫尺者言不以為遠也 歸飛西海隅 西一作青謂希魯先勤還隴右也 上公猶寵錫 猶王作獨 上公指翰猶有錫命未已固當少留于京也 突將且前驅 突將謂希魯當往為前驅以先歸也昔公孫述使延

岑拒臧宮六合三勝因令壯士突之詩衞風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漢使黃河遠 此以翰喻張騫也翰時為河西節度使故云黃河遠也前漢張騫傳自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者乎

涼州白麥多 此公記其地又紀其時眞所謂詩史也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釀酒陳藏器本草云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兼有寒溫麪熱麩冷宜其然也河渭以西白麥麪涼以其春種闕二時之氣故也以地理志考之涼州正在河渭之西其出白麥蓋土地所宜者也

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 時哥舒翰節鎮涼州追辟幕士蔡子先歸一期正値白麥方熟甫因問高適消息適時隨翰為掌書記故比之阮元瑜在乃存問之辭也按王粲傳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相友善瑀本受業於蔡邕建安中都功曹洪欲使瑀掌記瑀終不屈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論二文曰今之文人魯国孔文奉山陽王仲宣陳留阮元瑜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 此篇美哥舒翰來獻捷也

崆峒使節上青霄 趙子櫟曰崆峒乃隴右之山名哥舒翰於天寶八載為隴右節度使与吐番戰于石堡城敗之按其城更號神武軍上青霄言入朝見天子也或曰哥舒為安西都護辟梁田丘為判官上青霄言爵秩之高也乎按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雜字解詁曰雲摩天赤氣也

河隴降王款聖朝 降胡江切服也款納次也言翰總領吐番部曲

來降幸地納款也

宛馬總肥春苜蓿 宛於袁切国名苜莫六切蓿息六切苜蓿草名此言得吐蕃之馬矣大宛最出良馬而吐番一帶馬無不善者苜蓿所以飼馬耳

將軍只數漢嫖姚 數所矩切計也漢一作霍比以霍將軍喻翰也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顏師古曰嫖頻妙切姚羊召切嫖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字作票鷂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甫詩今作平声蓋用從服音也

陳留阮瑀誰爭長 以阮瑀比田九也瑀為曹洪掌書記故以比田之爲判官也餘見前篇將在阮元瑜注

京兆田郎早見招 又以田鳳比田九也三輔決録田鳳字秀宗爲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

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麾大將之所建麾下謂哥舒翰麾之下也漁樵甫自謂也此言哥舒麾下頼田君之才與諸後並入甫可无意而甘心於漁樵乎甫冀田判官有以薦之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鮮相然切鮮于復姓也鮑文虎曰鮮于仲通也唐書紀十年書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南蠻戰于西洱何敗績不見其爲京兆豈先爲京兆耶豈以節度爲京兆耶唐開元以來在位無鮮于姓者詩有鮮于萬州乃其子也

王國稱多士 詩文王篇思皇多士生此王国

賢良復幾人 王者之國號多士矣而賢良无

幾也異才應間出出一作世爽氣必殊倫謂茂異之才間出而生英爽之氣邁乎衆人皆所以美乎鮮于京兆者也始見張京兆前漢張敞傳潁川太守黄霸始以治行第一入爲京兆尹不稱罷於是膠東相敞守京兆尹宜居漢近臣謂鮮于以賢良而居張敞之任也驊騮開道路喻其會遇之榮也穆天子傳驊騮騄耳日馳三千里鵰鶚離風塵離力智切去也喻其飛騰之快也侯伯

知何算文章實致身京兆尹古之侯伯也今鮮于胷中蘊畜不可窮測而其致身之由則實以其文章也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趙子櫟曰指其奮飛而晉擢徑超邁於官之等級故其離去沉淪也易而不難如此或曰言京兆乃輦轂之下不可驕易而失身此戒之之辭也脫略磻溪釣尚書中侯呂望即磻溪之水釣其泥得玉璜操持郢匠斤此言鮮于之有斷也莊子徐无鬼篇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尽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雲霄今已逼謂已迫天子也台衮

更誰親言必見擢用爲公相也上公應天上三台衮則衮服三公一命衮故得稱衮也鳳穴雛皆好此美鮮于之諸子也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東京有崑崙山產鳳皇說文鳳皇出東方君子之国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蜀龐統號鳳雛晉陸雲幼時閔抱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古樂府隴西行鳳皇鳴啾啾

一毋將九雛吳競樂府解題云鳳將雛漢世曲名也

龍門客又新 言鮮于門下皆賢士也後漢李膺字元礼拜司隷校尉膺性簡亢無所交接以声名自高唯以同郡荀淑陳實爲師友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義聲紛感激 言鮮于之義声有似感激於人多矣劉越石詩鄧生何感激

敗績自逡巡 皆甫自謂也言我得罪退去而不復進依托於鮮于也左莊公十一年傳凡敵大崩曰敗績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

途遠欲何向 遠一作求主父偃謂日暮途遠喩人之衰老也甫以年老更欲何祈向乎

天高難重陳 重儲用切再也以其君門九重之遠困難於伸説也劉越石詩弃置勿重陳

學詩猶孺子 孺子一作子夏孺子謂小子也甫謙言能詩不過小子之學耳論語陽貨篇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八佾篇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鄉賦念嘉賓 念一作忝鄉賦猶言鄉舉也詩鹿鳴燕群臣嘉賓也

不得同晁錯 晁正作鼂馳遥切錯倉故切姓名也漢書本傳孝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對策高第

吁嗟後郤詵 郤乞逆切詵時臻切姓名也晉書本傳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上第武帝於東堂會選問詵曰卿自以爲如何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予謂此甫言雖忝與鄉薦奈何不中第故嘆其不及乎晁錯郤詵也按明皇天寳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李林甫恐士對詔斥己建言士皆草茅徒以狂言亂聖聽請委尚書覆自試詔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野無遺賢公此詩對詔罷歸公自京兆薦貢而考功下之故

有日許下考工第又見元結喻友文其年公與元結皆進詔而退計疎疑翰墨時過憶松筠言時已過矣則思隱於山林也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長安志唐西內大明宮正殿曰含元天子元日冬至受華夷萬國大朝會宣政朔望紫宸日衙蓬萊殿橫紫宸殿比韋述常侍兩京記曰蓬萊殿紫宸比且隨諸彥集方覬薄才伸覬几利切幸也獻納謂獻三大礼賦帝詔待詔於集賢殿命宰相試文章且隨諸彥集謂洛宰中書堂也時李林甫爲相國命尚書省臣下之破膽遭前政下國曰前政謂蕭炅也陰謀獨秉鈞秉鈞謂李林甫楊國忠也甫以上疏雪房琯爲當權所疾遂見斥逐故有破膽陰謀之語詩節南山秉國之均均與鈞同微生霑忌刻微生甫自謂也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鹽鐵論公卿者神仙之丹青也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言契合在公卿之所又當恩澤下流之時而反愁餓死者以見其不得立於朝也早晚報平津公以平津侯喻鮮于京兆尹也甫以獨餓死爲愁所賴者在鮮于京兆也按前漢公孫洪傳上素賢良洪爲宰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寄高三十五書記 適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按新唐書適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有一篇出則好事者輒傳主將收才子主將謂哥舒翰才子謂適也翰為河西節度使收賢高適文才之士於幕府為掌書記也崆峒足凱歌崆峒隴右山名凱歌皆適為之餘足者以言其勝之之必也韓詩章句振旅而歌曰凱聞君已朱紱謂適已皆爵秩也唐志緋為四品服淺緋為五品服詩采芑篇服其命服朱芾斯皇且得慰蹉跎足以慰用渴別之情矣

寄高適 新添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楚詞屈原有招魂篇詩名唯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謂肅宗即位也南星落故園謂南極老人星以美適之壽也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秋雨歎三首 並平仄一韻換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時苦雨傷物蓋政侯跌之所致也詩有比風其涼正月繁霜雨无正風雨所飄搖之作皆刺時政不善也玄宗初用張九齡開元之間治平後用李林甫楊国忠天下亂軍旅数起

故陰陽不和恒雨若也百草爛死言虐政傷物也決明佳蔬也食之能決去眼昏以喻其明喻九齡引忠諫諍開其聰明去其昏蔽時林甫催用在上九齡罷黜在下不以不用而憔悴其色故云階下決明顏色鮮也**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爾雅菊花无數不以風雨而搖落喻君子遭患難而節操愈固不偶變也按神農本草草部決明子生龍門川澤閒与石決明同功故有決明之號圖經云夏初生苗根帶紫色葉似苜蓿而大七月有花黃白其子作穗似青菉豆而銳也

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涼風以譬刻薄之小人時林甫國忠之徒擠陷九齡鮭九齡獨立自守恐亦不免禍也故有吹汝急難獨立之語**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書生甫自謂也空白頭言為国家憂而頭白也昔王羲之當晉亂終日撫鬚嗅香鬢髮无言時人不會其意盡憂晉国之乱故也今甫臨風三嗅傷九齡有馨香之德而爲姦人所逐盡不憂思而泣乎論語鄉黨篇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蘭風伏雨秋紛紛舊作闌風長雨長讀去声王荊公改作依黃魯直云當作長一作東風細雨今作闌風伏雨趙子櫟曰闌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已也闌如謝靈運所謂闌暑之闌伏如左氏傳所謂夏无伏陰之伏也師古曰闌風謂動䕃之風伏雨謂三伏暑毒之雨皆非能生物者也以喻姦雇之黨余謂當以師古說為是**四海八荒同一雲**四海一作万里此言普天皆日陰其害也**去馬來牛不復辨**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

涘渚崖之間**濁涇清渭何當分**馬童而牛角涇濁而渭清此易辨也陰雨晦冥河水泛溢牛馬不辨牛馬以岸之遠而不能辨涇渭以流之混而不能分以譬昏亂之世忠邪賢不肖混淆而无別也按水經注渭首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過獂道縣南上邽縣北陳倉縣西武功縣北槐里縣南與澇豐二水合東至高陵與涇水合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开山頭東南經新南扶風至京兆高陵與渭水合又東與漆沮水合經秦漢之都至潼津而入河西征賦北有清渭濁涇**木頭生耳黍穟黑**木一作禾非詩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黍宜於高燥稷宜於下濕雨暢得中故黍稷成宜黃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今苦雨木頭尽生耳黍稷尽黑故農夫無所望也時林甫爲宰相不能變調可知矣按朝野僉載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舡入市秋雨甲子木頭生耳鵲巢近地其年大水齊民要術作禾頭生耳誤也**農夫田父無消息**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恐妨農時也今農夫田父皆役行役過期不及是以田萊多荒也**城中斗米換衾裯**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詩小星抱衾與裯毛萇傳衾被也鄭玄箋裯床帳也**相許盍論兩相直**年凶穀踊京城之內一衾一裯纔換斗米但得相許何暇論貴賤之價相當與不相當乎玄宗窮兵四夷民貧物貴如此其視太宗正觀中米斗三錢得無媿耶**長安布衣誰比數**數所矩切說文計也長安京城也唐始都長安布衣猶衣也以練布爲之長安乃繁華之

此貴遊乘高車駕駟馬而困於布衣誰復有比數者言不得備數而已

反鎖衡門守環堵

衡門謂一木以爲門堵墻也孟子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環繞其室以爲守禦衡門環堵貧者之居也既不得比數於長安之貴游是以杜門却掃安於貧賤也按詩陳國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萇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儒行篇儒有環堵之室注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爲堵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匡坐而歌

老夫不出長蓬蒿

長展兩切言耆舊之臣隱遁不出而賢者之路生荊棘也按莊子庚桑楚篇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將鑿垣牆而植蓬蒿也左氏昭公十六年傳斬艾蓬蒿而共處之趙岐三輔決錄注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稚子無憂走風雨

走讀曰奏謂賢路荊棘惟梟乳小子當權見用無能爲國家憂慮但樂僥幸災而已稚子指安祿山楊貴妃養爲義子甫詩有曰稚子敲針作釣鉤是也詩人多以風雨譬患難如風雨所驅搖之類祿山爲將生事邊疆非樂禍幸災而何故云走風雨也

兩聲颼颼催早寒

颼疎鳩切風貌字或作颼兩声催寒言寒之來有漸譬祿山之叛謀漸著也顏延年秋胡詩秋至常早寒

胡雁翅濕高飛難

興比以物取況也丈夫以道去就若雁之比也祿山叛衣冠陷于胡者不可勝數雖欲脫身南來勢有不可譬如雁以雨多翅濕而難於高飛也古樂府詩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秋來未曾見白日

當是時玄宗幸蜀車駕已出而京城无知者軍民官吏瞻望天子杳無消息故云未見白日也

泥污后土何時乾

后一作厚污汪胡切獨水不流也言祿山

從汜陽長驅而來普天之民咸墜塗炭故云泥污后土也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即漢中王瑀徵士瑯琊王徹

今秋乃淫雨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此常理也當旱乾反為苦雨乃陰氣淫洪臣侵君之象也爾雅久雨謂之淫月令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仲月來寒風立秋之候涼風始至今於仲月寒風早來陰陽不調寒暑外殘若此故也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水氣在天為雲雲行則雨杜公詩云安得誅雲師今羣木皆居水光下万家皆在雲氣中言水潦張溢雲氣凝結以踰天下之民咸墜於塗炭也趙子櫟曰此盛言苦雨之狀也万家一作万象非是且既言万象則上不應言羣木也邪子雲氣不待族而雨春秋元命包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所思礙行潦行潦流潦也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曰流潦也九里信不通師古曰九者陽數之極九里至近奈何為行潦所礙雖有所思欲通音問而不能達況莫東之遠乎趙子櫟曰指隴西公王徵士之所居各為苦雨所隔斷乃九里不通之謂也悄悄素滻路滻素簡切水名唐天寶元年命陝郡太守韋堅引滻水開廣運漕西江賦西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迢迢天漢東水潦汎礙是以素滻之路天漢之東悄悄況行人迢迢相間隔音問阻絕不獲

相通陜西有漢水漢中郡琅邪郡皆在天漢之東甫居西瑀与徽居東特阻於祿山之乱人皆墊溺是以托意於兩僚而思漢中王瑀及琅邪王徽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隋天文志天津九星一星不備關梁道不通晉志曰天津横天河中一曰天漢天漢則中謂橋之所長安志於中渭橋引三輔黄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横橋南度以法牽牛**願騰六尺馬**馬一作駒周礼凡馬八尺已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為馬**皆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劃忽麥切割也公一作君**超然懽笑同**公子指瑀与徽也劃猶言以刀劃開如披雲霧覩青天是也甫欲騰踏馬皆疾若飛鳴劃見一公子面与之同懽笑也然鴻乃高飛遠舉之物謂之孤征蓋以其群飛則意猶遲緩孤飛則欲逐伴而急此乃述其懷思之情至切也**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胡在北越在南雖然如鳥之奮飛奈胡越相去之遠何不免局促於樊籠而不得騁也詩云折柳樊圃樊藩離也時兵革遍天下動則拘礙无所適從真若局促樊籠之中者也前漢景帝曰局促如轅下駒仲長統曰人事可遑何為局促南史陽休之不樂典選久曰此官實是清華但如吾輩實是樊籠矣**一飯四五起**飯甫遠切發也**憑軒心力窮**身既局促是以寢食不遑安處雖一飯之間四五起問消息以至憑軒檻心力窮尽蓋傷罹乱之世人无所安居有如此也是詩之寄豈直為吾兩作乎**嘉蔬沒溷濁**溷胡困切乱也**時菊碎榛叢**嘉蔬所以養人乘當秋宜得其時今因淫雨之久蔬溷於泥塗爾碎于榛叢以因賢人君子當祿山之乱小人得時

君子賢人困於時政之煩苛而失所也宋玉風賦毆溷濁揚腐餘

鷹隼亦屈猛（隼笋尹切急疾之鳥也鷹隼當秋時宜於擊搏將帥於斯時出力平賊之秋也今乃屈猛盡言諸將敗衂是以祿山得以長驅而來也按張華鷦鷯賦屈猛志以服養）

烏鳶何所蒙（烏鳶小民之比也官兵既敗小民爲賊於霈何所蒙其福耶盖言民无所恃也）

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雨潦阻礙所向不通隴西公王機士既不可見所式瞻者止於北鄰所取適者止於南巷耳局促如此以喻諸郡陷于賊士地日蹙動無所往是以甫嘗有偪側行盖亦如此意也）

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窮（掛席即掛帆也當是時賢人雖隱於漁釣可以保身煙波之樂焉有終窮仕於亂世蔵所憂耳謝靈運詩揚帆采石花掛席拾海月）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四